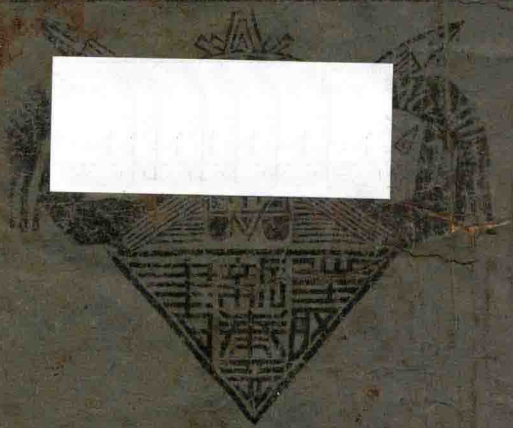


大宋八義





武俠
小說

大宋八義

十三

第二十一回

入侯府寇相困國舅

探聚寶靈竹對喪門

話說阮英見鮑三娘的屋內，綉着三個人，仔細一看，却是玉龍白平雷順。當時如墜五里霧中，原來雷順各處打探，不見三位姑娘，也不知鮑三娘住在那裏，連繞了好幾個圈。阮英也不見面兒了，心中正自着急，忽見前邊牆下站着兩個人，雷順忙隱住身體，細看

却見是穆鳳英和尤玉環

細留神見地下雲掩着兩個人

正是姜玉龍和白平

不

由點點頭

心說

他們還是真有符

居然把

們救出來了

可是怎麼不見焦鳳英姊

娘呢，莫非說他沒來

不能

他決不能不來，正在想着

就聽他二人商議

要去找焦鳳英

雷順心想，是不是

我算計他就不能不來嗎？想着見他們商議着

把姜玉龍白平藏在花

下，二人都走了

不由一咧咀

心說：我的姑奶奶

真你胆子不小哇

這是賊窩呀，真敢

把他兩扔下走了

這虧了是我在這兒看着，要是賊人等你們走了之後，過去就把他們宰啦

真太粗心了

想着，因見他們躍進一重小矮牆去

便走過來把玉龍白平拉出一看，都是

昏迷不醒，知是受了迷藥了

却因為身上沒帶着解藥

有心找點兒水去

又一想，自己離

開不得，倘若來人看見

那還了得？想着

却是無法可施，心裏正自為難

却忽見姜玉龍

動彈，雷順一喜

心說：有門兒，是他們要醒

遂藏在旁暗地觀看，原來他們兩個雖然被迷

香帶抖倒

却因為阮英先曾潑了他們一臉一身的水，藥力未免小了些，又在這潮濕地躺了

這末半天 藥力就退了 慢慢醒轉來 睜眼一看 滿天星斗 遂靈的估起來 留神一看自己却躺在花園地下 白平也坐起來 兩人不相免對納悶 玉龍道 哽 咱怎麼會到這裏了 莫非死了嗎 白平咬了咬手指 遂搖搖頭道 沒死 我恍惚是見阮英來了 也許是他把咱救出來的 玉龍一聽 點頭道 不錯 我也看見他了 可是他把咱二人扔在這兒 他往那裏去了呢 說着站起來 留神往各處看 遂道 沒有人哪 又說道 也許他把咱攔在這兒 他又回去捉淫婦去了 白平搖頭道 不能 他不能這末放心扔下咱們走 他一定是藏起來了 咱就不必管他啦 趕緊回去吧 姜玉龍聽這話很對 因一點頭道 那末咱走吧 說道 摸了摸腰間 飛抓尚在 遂掏出來 搭在牆頭 才要往上爬 忽聽身後有人笑道 噯 好沒良心 人家破出死命來救你們 你們却不顧人家先走了 太沒情義了 二人一回頭 却見是雷順 遂又把飛抓抖下來 叫道 雷賢弟 誰救我們來了 雷順笑道 反正有入 你現在不要問 他們又奔那矮牆裏去了 你們該接應接應他們才是 姜玉龍一看他指的是小花園 遂道 哦 上鮑三娘那裏去了 到底是誰呢 雷順笑道 不用問 你跟我走 接應他們去吧 姜玉龍滿腹狐疑 只得率同白平 跟隨雷順躍進小花園 遠遠就見葉秋風跟阮英打上了 鮑三娘護着個女子要上樓 忽然穆鳳英尤玉環由樓裏出來攔住鮑三娘 玉籠這才明白 雷順所講的救他之人 一定就是穆鳳英了 遂藏在樹後 叫道 二位賢弟 略先別往前進 如果他們不行 咱們再露面兒 雷順笑道 要等他們不行 不就糟了嗎 你要是不出頭 你在這兒等着 我跟白平賢弟出去 玉龍忙拉住

他道：你別忙，況且我們也沒有兵刃，你看鮑三娘受傷了，哦，他們把焦家姐姐救下來了。說着，就見尤玉環削了葉秋風的鋼刀，保護着焦鳳英等逃出園去。依着姜玉龍，大家既已脫險，一塊兒走就完了。雷順却因為見葉秋風還站在花叢前，不免心中有氣，遂道：這小子跟着攪合麼？趁着今天他走單了，把他宰了，就完了。說着，一伏身，軀便跑過去。姜玉龍一把沒抓住，遂道：喝，兄弟你回來。雷順那裏肯聽，早跑過去。高聲喝道：呀，淫賊，認識你家雷大太爺嗎？葉秋風一驚，回頭見是雷順，遂道：又出來一個，今天你們來了多少？雷順道：告訴你吧，小子，都來啦，你就拿命來吧。說着，縱步向前，擺刀便剝。葉秋風見刀到，忙閃身躲開，跟他動手。雖然赤手空拳，沒拿着兵刃，雷順却不能取勝。白平往樓上看了看，不見動靜，遂道：咦，這淫婦別是叫姑娘用袖箭打死了吧？怎麼不下來呢？咱過去吧，幫個忙兒，把這小子宰了，就完了。姜玉龍點頭，便伏身過來。高喝淫賊，你還往那裏逃？姜玉龍在此，葉秋風一見又來了二人，因不敢戀戰，忙抹身往樓上跑。想把鮑三娘驚動下來，幫他。誰知樓上始終沒有動靜。葉秋風見他們追上來，恐怕被他們圍上，不敢站住，又忙往樓後跑。姜玉龍和白平一看，他這末鬧，鮑三娘忙沒下來。因料他縱然沒死，也必定受了重傷，不由滿心歡喜，便放心大胆的追。葉秋風不放，葉秋風也不逃走，只圍着樓轉。雷順的腿雖然快，怎奈他不直跑，東竄西躡，轉樹繞花，三個人竟捉他不得。就在這個時候，鮑三娘回來了，遠遠就見有三個人追一個人，不由一怔。咦，怎麼還有人哪？細一看，是姜玉龍跟白平，不覺心中大喜。本來剛說完大話回來，真要是再把

他們拿住，可露大了臉，想管。因見他們奔這邊兒跑來，個不由心生一計，便把迷香帶撒出來，蹲在花下。頭一個是葉秋風，嗖的從他面前跑過去。第二個是雷順，他也沒理。待姜玉龍和白平追到，霍的站起來，嘆魯嘆魯，把迷香帶照定他二人面門一抖。二人一見是鮑三娘，只驚得哎呦一聲，雷順聽見一回頭，鮑三娘又把迷香帶照定他一抖。三個人都咕咚咕咚摔倒在地。葉秋風一看鮑三娘把這三個都抖擻下了，心中大喜，遂跑過來道：九太太，這三個都是八義的子侄，一個好人也沒有。說着，一哈腰把雷順的刀拾起來，縱到玉龍面前，舉刀便剝，把玉龍宰了，就完了。那鮑三娘罵着叫他殺，一見他舉刀，遂用迷香帶一抖，口中說：好賊，忙一抬腿，把他踢出去，便一手一個，提了玉龍白平跑上樓來。這時春梅正藏在樓裏看着，一見九太太回來了，又把他們拿住，遂忙點上燈。鮑三娘把他二人往屋裏一扔道：先把他們網上，隨轉身下來。把雷順、葉秋風也提上來，拿繩子都捆了個結實。把葉秋風扔在床底下，把姜玉龍、白平、雷順，却頭兒銜外，隨命春梅去到你屋裏偷看着去。如果有人來了，即來報我知道。春梅答應，便忙下樓去。鮑三娘這才取出解藥，每人給他抹在鼻子上點兒。這一陣忙，出了一身汗，拉過一把椅子來坐在床前。兩脚登着床沿，拿扇子搦着，才把這口氣場下去。他們三個人就緩緩過來了。抬頭一看，鮑三娘在眼前坐着。三人不由一皺眉，便又低下頭。鮑三娘道：難得你們還真沒走。現在你還有什麼說的？白平一抬頭冷笑道：你把我们宰了吧。鮑三娘將要說話，忽聽成的門兒響。鮑三娘一回頭，見是春梅，往意外一努咀兒，使了個眼色，口中却問道：九太太

您餓不餓 鮑三娘會意 遂揮手道 不餓 你睡覺去吧 春梅答應 遂轉身退出 鮑

三娘遂重問白平 白平要說話 姜玉龍皺眉道 不必答理他 他愛怎樣就怎樣吧 白平

依言 便不作聲 鮑三娘道 別不言語 白平也不作聲 鮑三娘又說了幾句 他們還

是不答言 鮑三娘點頭道 你進屋來 阮英在窗外聽着一哆嗦 心說 別理他 他

這是詐語 想着 就見他眼望着這邊兒道 喂 說你啦 別儘自在那兒站着啦

不嫌累嗎 進來吧 阮英見他這種情形 心說 他別是真知道我來了 吧 哽

別忙別管他真知道假知道 我先忍會兒 能教他說我胆小 也不會教他把詐語出

去 將想到這裏 忽聽他笑道 阮英 你以為我用的是詐語嗎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來了

阮英一聽 心說 得 連名子人家都叫出來了 想着 可是還不動彈 鮑三娘道 看

這意思非得我請你去呀 好 那末我就請你去 說着 遂站起身來 往門那兒走 到門前

推門要出去 却忽然回過頭來望着後窗說道 我要一出去就對了你們的心思了 你們好

進來救他們呀 可有一樣兒 我上一回當不能上兩回當 阮英你愛進來不進來吧 反正我

不離開這間屋子 倒要看看你們有麼法子救他們走 一壁說着又走回 坐在椅子上 阮英

心中着急 真要是這麼着 還真沒法兒救他們走 這不糟了嗎 姜玉龍却冷笑一

聲道 你就坐着吧 你就是坐到一年 也沒有人答應你 鮑三娘道 呆着幹的

姜玉龍瞪了他一眼 便不作聲 阮英一看 這時天已交五鼓了 眼看就要亮啦

這可怎麼好呢 唉 還是用舊法子 主意打定 遂轉身下樓來 到廚房裏一看

窗戶已然着沒了 只得出來 到下房裏一看 這屋的窗戶還好好的 便由腰中
把千里火種取出來 恍着了火摺兒 飛身縱過來 把火摺兒往窗上一點 忽聽
屋內喊起來道 哎呀 了不得 他又要放火 倒把阮英嚇了一跳 原來是
春梅 奉命藏在屋裏滅了燈光 把窗戶扯了個小窟窿 往外看 阮英一舉他就看見了
因上樓去報吉 如今見他下樓進了廚房 正不知作什麼 忽又見他出來 手裏拿了個火兒
把這屋窗戶點着了 不禁大驚喊起來 鮑三娘在樓上聽見 先是一驚 繼而一想 不由
笑起來道 梅春不要怕 他這又用的是調虎離山計 哼 我可把個猴子擠窮了詞兒啦 你
還有別的能耐沒有 就會放火呀 你放吧 火着了也好 索性跟他三個人一塊兒來個
火葬倒好 你們誰還不樂意活着 請進來咱們一塊死 阮英一聽 可真生了氣
心說 對 咱就都別活 想着 遂縱上窗台 騰騰騰又點了幾處 春梅可吓壞了
有心跑出去 怕阮英把他宰了 不往外跑 眼睜火要着起來 實在無法 只得還是往外跑
將一露頭兒 阮英傻把雙筆衝他一比道 你一出來 我就殺了嚇得春梅又跑進去 他
可就喊起來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夜深了 聽的很遠 鮑三娘惟恐被前邊人聽
着麻煩 遂喊道 春梅 你不要喊 燒不死你 我自自辦法 春梅道 有辦法您
可快着點兒呀 哎哟 房頂子也着了 牆也着了 快着點吧九太太 不然就燒死了 鮑三
娘聽他這一喊 心中也有些慌了 因道 我要是把消息拉開 從窗戶出去 阮英就是知道
我沒在屋 他必然怔進來 只要我把後邊這三個制住 阮英就不成問題了 想到這裏 便

又把迷香帶一抖，把姜玉龍等迷過去，消息拉開，隨嘆的把燈吹滅了，飛身縱上桌案，先把劍刺出去一幌，見沒有動靜，跟着飛身縱下去，脚尖一着地，留神往各處看，只見在對面并肩站着三個人，鮑三娘心想：如柯，我就知他們是在後邊兒了，想着，留神細看，不對，這三個人不是女子，却是三位少年，當中的這位，年在二十多歲，白倏倏的臉膛，一身青衣裳，手持一對短把追風荷葉鏢，左右這二人也在二十多歲，每人手中一口刀，都是威風凜凜，像貌堂堂，鮑三娘不認得，料必是八義一黨，遂喝道：「呸，什麼人，敢來國舅府攪鬧，報名受死。」少年將要說話，突由他們的身後，忽的站起來一個人，却是個大黑小子，倒把鮑三娘吓了一跳，只見他一扭身，轉到三個少年爺前邊，衝着他們道：「你好哇，鮑三娘上下打量，說道：『你是什麼東西？』黑小子道：『你不認識我，我告訴你就認識了。』鮑三娘道：『這話說的明白，你就告訴我吧。』黑小子道：『告訴你倒沒關係，你可要站隱了，別回頭吓你一溜筋斗。』鮑三娘道：『我也不致於這末小胆兒，你就快說吧。』黑小子道：『你爺爺我家住在南京唐家屯，姓唐名奇，表字永逢，有個外號叫鐵棍唐，小名兒叫鐵牛兒，怕不怕小子？』鮑三娘一聽，「呀，你就是那唐鐵牛哇，那末條就別走啦。」說着，飛身向前，把迷香帶照定唐鐵牛的面前便抖，那位說：『唐鐵牛怎麼進來的？』原來魯玉，本領既高，心性未免就狂，因見阮英告奮勇，只帶雷順一人，要去救姜玉龍盜喪門劍，心中很看的起他，到夜晚各歸寢室安歇，便知殿書朱林商議，要暗隨阮英二探國舅府，殿書朱林當然是樂意，便挨到時候，收拾齊楚，出萬龍標店，徑奔國舅府來，到護城河，正是順橋樁過去，忽

聽後邊有人叫 魯大哥 魯大哥 魯玉一怔 心說 這時招呼我是誰 因忙回頭觀看 却見順着河沿跑來一人 細一看 却是唐鐵牛 因道 那不是唐大兄弟嗎 鐵牛道 可不是我是誰呀 魯玉道 你打那兒來 唐鐵牛道 由標店來呀 魯玉道 既是由標店來 怎麼從那邊兒來呢 唐鐵牛道 別提了 這個窮河我過不去 找橋車找不着 我圍着這兒轉了半天了 魯玉說道 那不是橋嗎 已經吊起來了 我們須趁這橋樁過去 唐鐵牛搖頭說道 不行 我過不去 我怕掉在水裡 朱林一聽 遂道 那末你幹麼來呢 唐鐵牛道 那是呀 我不是跟阮英一塊來的嗎 到這兒他們把我扔下就進去了 弄的我心裏很生氣 想進也進不去 這口氣就是爭不了 正在這裏氣的要死哩 想不到你們哥兒三個來了 沒別的求你們哥兒三個受點兒累 設法兒把我帶進去吧 我也好跟他賭賭氣 我沒他不是不行 好哥哥 帶我進去吧 魯玉一皺眉 遂道 你會上房嗎 唐鐵牛道 不會呢 趕明兒我非學學不可 魯玉道 趕明天學 今天怎麼辦 他這裏的牆又高 連我們還得使飛抓哩 你不更麻煩了嗎 依我說你這口氣不必爭了 都是自己弟兄 何必呢 請回標店休息去吧 唐鐵牛道 別別 好哥哥 你可憐可憐我吧 我今天要是進不去 就得急死 無論如何請你得救我這條命 魯玉又皺了皺眉 隨道 你會爬樹不會 唐鐵牛道 爬樹行 是咱的拿手招兒 魯玉點頭道 能上樹就行了 你登着這個橋樁走也不是不行 因為你不會水 看着底下眼暈 所以過不去 咱這末辦 我們過去 在你腰裏拴根繩兒 你就放心大胆的往前走 別說掉不下去 就是掉下去 有繩兒在我們手裏 也淹不死你 一拉就把你

拉上來了。唐鐵牛猶疑道：「那行嗎？我倒不是怕掉下去，我怕你們過去就不管我了。」魯王道：「沒有那個事，咱們弟兄不玩笑。」唐鐵牛遂道：「行，咱就這末辦。」魯玉一聽，遂叫殿青把飛抓掏出來，自己也掏出飛抓，接在一處。把唐鐵牛的腰繫上，這一端在自己手腕上繞了兩繞，命殿青朱林先過去，自己隨後過來，拉什絨繩，叫唐賢弟你過來，放心走。一點兒事也不碍。唐鐵牛望着河裏水，汪洋一片，心說：「掉下去雖然死不了，可是弄一身水也不好受，不過去這口氣又爭不了。」沒法子，只得豁出去，一跳一跳的蹬着橋樁過。他不是是豁出去了嗎？還真沒掉下去。安安然然的就過來了。唐鐵牛心裏很喜歡，遂笑道：「還是魯大哥智謀大，這法子真好。」魯玉道：「不是我的法子好，是你的膽量小，其實你要是放心走，沒有繩兒繫着也過的孝。」以後你再過這兒，就假當有繩兒繫着，一點兒也別猶疑。邁步就走，決對掉不下去。說着，因要解他腰間的繩兒，唐鐵牛忙攔道：「別解了，繫着吧。」上牆的時候好往上拉，也就省得再繫了。魯玉無奈，只得牽着繩兒走，到莊牆下，朱林陶出飛抓來，搭住牆頭，先順繩兒爬上去，跟着殿青魯玉也爬上來。三個人一齊用力，把唐奇拉上去，仗着莊兵們在屋裏正賭得興高采烈，一點也沒注意到外面，所以他們四個人才得安然順馬道下來，伏身飛行，來到國舅府，繞到後邊那棵大樹附近，越牆上來，把唐奇拉上去，因向他道：「這就進了國舅府了，你看見了沒有？」玳就是聚寶樓，我們去看看。你在這兒等着，千萬可別離開這棵樹，我們要把人救出來，就來交給你，就提是你救的，要是有人賊來，你就上樹逃跑，千萬別跟他們動手，更不要離開這裏，這花園子裏各處都是消息，稍一不慎，就有生命的危險，你千萬不要拿性命當兒戲。」唐鐵牛連連點頭道：「好吧。」

我一定按着你的話辦。小三俠便各處打探去了。唐鐵牛等了半天，也不見他們回來。心中正自急躁，忽見前面有一條黑影，奔這棵樹跑來。真是飛也似的。唐鐵牛一望便知是雷順，忙隱身樹後，見見雷順來至樹下，東瞧西望，忽然奔西北走去。唐鐵牛心想：怎麼就剩他一個人了？阮猴子怎麼不見？想着，氣憤地隨來。及至見了二位姑娘，心說：哎，嚇唬我，敢情他們把人已經救出來了。正在想着，却不知怎的，二位姑娘把姜玉龍白平放在花下，又如飛奔裏邊兒跑去。雷順也似乎很驚愕，因向前把玉龍白平救醒了。他們三個人也奔了那小花園去，到了小花園，人家躍牆進去了。鐵牛就瞪了眼兒，沒有法子，只可找門兒吧。因順牆根走，轉繞了半天，這個門兒也沒找着。正急的抓耳撓腮，無法可想，忽見前邊兒黑影一幌，如飛跑來三個人。唐鐵牛一看，不禁大喜過望，遂叫道：魯大哥，小三俠早已看見他，衝他一擺手，遂伏身過來。到了近前，問道：不是不教你離開那裏嗎？你到這兒幹麼？唐奇道：我聽了你的話，本不敢離開那棵樹，因為我看見雷順了，還看見穆鳳英、尤玉環二位姑娘，他們已把姜玉龍白平救出來，却不知什麼緣故，又都跑到這裏去。我想進去看看，却上不去牆，找門兒也找不着。在這兒轉悠了半天啦，可巧碰見你們，咱們快進去吧。魯玉一聽，遂道：哦，怪不得一個也不見哩。原來都在這裏，待我進去看看。說着，嗖的便縱上牆去。殿青朱林一見，也真往牆上縱。唐鐵牛一把就把殿青抓住道：你別走，噫，好哇！你們又打算不管我呀？及早想法子把我帶進去。殿青無奈，只得掏出飛抓，抓住他的十字絆，自己先縱上牆來。然後把他拉上來，放下牆裏，自己也飛身從下來。二人

一前一後往前飛跑，繞過一叢花草，就見魯玉朱林已躍上閣子的後牆，殿青趕到，一捉氣
噴的也縱上牆去。鐵牛又不由一咧咀，心說：不會上高多難，人家都上去了，我這也不知
屋裏是焦麼回事，多悶氣呀！想着，因往前邊兒繞，到樓前一看，阮英瘋了似的，各處
放火，春梅屋裏喊：鮑三娘在屋叫。唐鐵牛不由一怔，心說：這是怎麼回事，就聽鮑三娘
喊：你放吧！我們來個火葬倒好。唐鐵牛這才明白，不用問哪，他一定又捉住人了。阮英
用調虎離山計，人家不上他的當，可是不上當也辦不到，火急起來也得往外逃。我想他
一定從後窗出來，我不如上那兒等着去吧！想着，便跑向後邊兒來，到樓後拾起塊石子，
想叫小三俠下來，却見小三俠一旋身從上面跳下來。唐鐵牛便迎上來道：怎麼回事，魯玉
道：姜玉龍雷順白平都被擒了，淫婦要出來，咱們預備拿他。唐鐵牛道：預備麼？量一個
淫婦有什麼本事，你們三位都別管，看我的來來來！你們在這兒站齊了，我藏在你們身
後，他出來你們可千萬別管理他，淨看我一個人的。小三俠點頭，便并肩站好。唐鐵牛蹲
在他們身後，果然鮑三娘從後窗出來，唐鐵牛遂出來跟他答話。當下鮑三娘把迷香帶照定
唐鐵牛的面門一抖，喝道：你給我躺下。唐鐵牛渾身一抖，腦袋搖了搖，往後一退兩退，
撲通翻身栽倒。鮑三娘便不怠慢，嗖的飛身縱過去，手起劍落，照定唐鐵牛的脖項便剝，
魯玉吃了一驚，待要向前救護，就看劍離脖項還有半尺來了。唐鐵牛突的往裏一滾，一張
二臂，撲的把敵人的兩腿抱住，用腦袋一頂，口中說：你給我躺下吧！原來唐奇有一種
絕藝，能把氣閉住，一切的氣味，都不能入他的孔竅，他一見鮑三娘撤出個帶子來，便如

必是迷魂帕一類的東西 早把氣閉住 却故意摔倒 鮑三娘萬也沒想到他是裝的如
今突的把自已的兩腿抱住 不禁大驚 忙要用劍剗他時 早被唐鐵牛的腦袋一頂
身不由已的翻身栽倒 少三俠大笑 正待向前要幫忙捉拿淫婦 突見由花叢後縱起
三條黑影 嗖嗖嗖 皆縱上後窗去 魯玉一驚 要追上去 殿青忙一拉他道
你看看那是誰 魯玉細一看 却是三位姑娘 焦鳳英 尤玉環 和穆鳳英 不禁啞
然而笑 哦 這是未婚妻救他的未婚夫去了 我們就不便多管閑事啦 想着 突見鮑三娘
猛的用脚一登 竟把唐鐵牛登了一個筋斗 鐵牛壓腰站起來 魯玉喊的 喝 好廢物 遂
一擺雙鎗 迎上前要動手 就在這個時候 阮英由前邊兒跑來 他因聽不見樓上的聲息
也料着鮑三娘必由後窗出來 却因為樓上有消息 不敢上樓去 忙繞向後邊來堵截 將
轉過牆角 突見唐鐵牛被鮑三娘登翻 魯玉要向前動手吧 遂喊道 魯大哥且慢 仔細他的
迷香袋 還是讓我來跟他動手吧 說着 早由腰中掏出解藥 又開了點兒 隨伏身奔過來
却和魯玉使了個眼色 魯玉一看 明白他是叫自已救玉龍去 心說 已有人救了 何必
我呢 却向他點點頭 阮英擺雙筆跟鮑三娘動手 淫婦一看 又是一個不怕迷香袋的 不
免心中着慌 此時東方已然發曉了 阮英回頭看了看魯玉還在那兒站着 心說 咦 不是
教你救人去嗎 怎麼還在那兒站着 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是怎麼着 天亮啦 再不去救就走
不了啦 想着 正要叫他 突見有三條黑影 從窗裏跳下來 伏身便跑 阮英一驚 細一
看 却是三位姑娘 焦鳳英挾着雷頓 尤玉環挾着白平 穆鳳英揹着姜玉龍 頭也不回的

如飛而去。不由暗暗點頭。我算計他們就不能走。一定要回來。怪不得魯玉不動。敢情已有人進去了。原來三位姑娘。雖然阮英要求他們走。但他們那裏肯回去。見阮英去後。便又回到小花園來。見阮英在前邊兒放火。遂够奔後邊兒來。還要用方才的法子暗入後窗救他們。不想後窗那裏已有三個人窺視。唐鐵牛却抱着大肚子奔前邊兒來。穆鳳英因怕他說話。因一拉焦尤二人。忙隱身藏起來。直待鮑三娘出來和唐鐵牛打上。焦鳳英便叫二位妹妹。咱別看着了。快上去救他們吧。因飛身躍進樓來。依着穆鳳英的主意。要從前邊走。誰知火着上來了。只得又由後窗縱出來。阮英一見。便不怠慢。遂叫道。諸位哥哥兄弟。天可亮了。咱們的人可一位不短。咱趕緊走吧。衆人點頭道。走。說着。便一伏身追下姑娘去。阮英遂虛點一招。縱出窗外。因笑道。鮑三娘。咱再見吧。我勸你不必追了。要是追。你可是自己找死。說罷。一抹身便跑下去。鮑三娘氣的火星亂迸。本想追上去。因見他們人多。惟恐自己吃虧。而且逼火也已着起來。只得咬牙蹀脚道。放你們去吧。將來我非要你的命不可。阮英聽了。回過頭來衝他點了點頭笑道。將來再說。說着便追上小三俠。躍出小花園。就見姜玉龍三人在地下躺着。三位姑娘已然不見。阮英說道。三位姑娘真是辛苦。這才放心回去。咱們也趕緊走吧。說着。掏出解藥來。把姜玉龍他們解過來。大家挾持着唐鐵牛躍出園舅府。够奔萬龍標店來。行走之間。玉龍不免相謝衆人。細問道。一夜的經過。阮英說了。又問他這兩日被擒的光景。姜玉龍也說了一遍。大家說說笑笑。來到萬龍標店。這時天已大亮了。萬龍標店已開了門。衆人遂進來。到了大

客廳 只見八義以及諸位老人家都已起來了 正不放心他們 一看他們都回來了 俱各大喜 細問這一夜酌經過 阮英含混說了 大家見人已救出來 也就不加細問 因又商議盜喪門劍之計 全都是無法去盜 商議一會 也沒有相當的辦法 夥計來回 早點已備妥 蔣爺便吩咐擺上來 羣雄入座吃喝 吃喝完畢 接着又商議 仍是一籌莫展 正自爲難 忽見有一個夥計 由外面進來 高聲喊道 回稟衆位俠客爺 外面有山東的老俠馬殿元馬爺 帶着少鏢頭馬通馬俊相赤髮靈官齊秉義 在門前下馬 羣雄一聽 哦 他來了 我們快去迎接 說着 遂蜂擁出來 只見馬爺帶着兩個兒子 一個徒弟 已由外面進來 弟兄們一見 自不免有一番親熱 謙謙讓讓來到大廳裏 有不認識的 由蔣爺給介紹了 衆人見禮已畢 大家落了坐 宋大爺便問馬爺從那裏來 馬殿元道 從家裏來 聽說你們不是要破聚寶樓嗎 現在怎樣了 宋大爺見問 因長嘆了一口氣道 唉 再休提起 聚寶樓的事麻煩了 馬殿元道 怎麼呢 這不是六弟已經來了嗎 有他在此 這有什麼麻煩的 宋大爺道 唉 其實聚寶樓倒不成問題 有一個看樓之人 很是不好惹 因此樓也破不了 馬殿元一皺眉 說道 這可新鮮 這個看樓之人是誰呢 是怎麼個不好惹 宋大爺道 要提起這個人並不足爲奇 提起來你一定也知道 這個人姓邵名叫邵清 有個外號叫喪門劍 馬爺一聽 不待他說完 便連連點頭道 嘔嘔 我知道 不錯 他的喪門劍厲害 照的人睜不開眼 可是你們也沒想個法制制他嗎 宋大爺道 惹了 就把盜喪門劍的經過說了一遍 馬殿元搖頭道 這辦法不好 喪門劍是他的命 他當然時刻不離 想盜他的劍焉得

能够 你們須想出個辦法 能制住他的喪門劍才好呢 宋大爺一皺眉道 這辦法恐怕不好想吧 馬殿元忙道 好極 你說這個喪門劍有破沒破 宋大爺點頭道 或者破 可是我們已爲了兩天的難 你既這樣說 你一定有破法 就請你快說出來 大家喜歡喜歡吧 馬殿元一擺手道 我可不能破 我知道有一個人專能破他的喪門劍 難道你們不知道嗎 宋大爺愕然道 有人專破喪門劍 哎呀 我一時可想不到 你提個醒兒 馬殿元笑道 提起這個人也不是外人 你們都是當局者迷 都蒙住了 其實這個人還就在眼前 蔣爺不耐煩 遂道 究竟是誰 你就快說吧 怎麼說話這末囉哩囉索的 馬殿元笑道 我說我說 大哥別着急 這個人就住在這開封府 離城六十餘里 趙家院 姓趙名叫魁光 別號人稱賽判官 蔣照雄一聽 遂道 你說的是鏢行三俠的老三 馬殿元點頭道 對了 他有一件兵器 乃是稀世奇珍 名叫靈竹鞭 其實你們都知道他這條鞭 動手之時能發光照人的二目 跟喪門劍的功效是一樣 可是當初我跟他談過 這條鞭比喪門劍如何 據他說 喪門劍不及他的靈竹鞭 而且靈竹鞭正降着喪門劍 靈竹鞭的寶光一幌 就能把喪門劍的光華遮住 如果這個樣 我們要請他來 抵制喪門劍 豈不是易如反掌嗎 羣雄一聽 都如夢方醒 蔣爺道 哦 不錯 這種話我也聽人講究過 喝 怎麼我就沒想起來呢 馬爺笑道 你要想起來 我還來幹麼呢 說的羣雄笑了 宋大爺道 既然如此 那位去請趙俠客呢 馬殿元道 他是我的師弟 又是我提議的 當然是我去 羣雄點頭道 馬爺去最好 他不敢不出來 馬殿元笑道 這話也不能這末說 我們弟兄的感情很好 向來是客客氣氣 我

既找他 他就滿心不願意出來 也不好意思駁我 這話尙未說完 阮英一旁說道 哎 我說馬大爺 您別拉這驢滿的弓 您說他不好意思的 萬一他要好意思的 您怎麼辦呢 馬爺傲然一怔道 哦 這話也說得是 我們應該防備萬一 阮英我且問你 他如若不出來 我採取那種辦法較為合適 阮英道 這樣辦吧 您一個人去 走在路上也寂寞 我很怕你老走一趟 他要是毫無問題的出來呢 那就不用說了 如果他不肯出來 你老就別管啦 憑我三寸不爛之舌 兩行伶俐之齒 能把他說得服服貼貼跟咱出來 馬殿元道 這好極了 那末你就跟我走一踰 阮英道 走哇 事不宜遲 最好咱現在就走 馬殿元點頭道 可以 遂站起來 宋大爺忙攔道 何必這末忙 吃些點心再走吧 馬殿元道 不 我現在不餓 好在離着不甚遠 到他那裏吃喝也很隨便 諸位咱這回頭見吧 羣雄聞聽 要往外送了 馬殿元忙攔道 外面耳目衆多 諸位不必客氣 羣雄點頭道 既如此 就請恕我等不遠送了 馬殿元連道 不送不送 便邁步往外走 阮英跟着 出了萬龍鏢店 順大道徑奔趙家院而去 走了一程已來到漫窪 阮英一看 這位馬爺仍是不慌不忙 大搖大擺的往前走 不由皺眉 心說 六十里地不算近哪 您這麼個走法得多怎到 想法子得催老頭子快點兒走 想着 遂來道 老大爺 照條老這麼個走法兒不行啊 馬爺一回頭道 這麼走不行 怎麼走才行呢 阮英道 得撒開腿伏跑 馬爺道 何必這麼忙呢 阮英一聽 喝 你老可真是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飢 何必這麼忙 現在都要把我急死了 馬殿元一捻髯道 什麼原故呢 阮英說道 好麼你老 我宋大爺在寇相爺面前誇下海口 多着五天 少着三天就

要破聚寶樓。今天就是三天之上。就是今天把趙俠客請出來。也破不了啦。三天是辦不到啦。只好五天。照您這麼個走法。還不得黑了到哇。到那兒他再有許多刁難。或者給你來個不在家。一幅蕩這剩餘的兩天就過去了。人家寇相爺要問到頭上。可是不要緊。這勛斗怎麼栽呀。所以必須趕緊走。到那兒別等吃午飯。吃完了午飯就往回走。不等天黑又趕回萬龍鏢店。夜晚之間就要拿邵清。破聚寶樓。這個事兒才漂亮哩。馬殿元點點頭道。哦。原來如此。可是我不能跑。跑起來怕小子你跟不上。阮英一聽道。什麼。我跟不上。哎。嗚。你老可把我看扁了。我的外號叫猴子。別的能耐沒有。要說竄竄跳跳跑跑顛顛。那不用跟。比。別看你老是威鎮山東的老俠。要講究跑你老未必行。再說你老也够年紀了。馬大爺點頭道。也許呀。那未今天咱們爺兩比試比試。倒要看看你這猴子跑的快。還是我這。個糟老頭跑的快。阮英道行。比試比試。還給您個便宜。讓您先走。您跑出一丈去。我再撒腿。您就看看我猴子這點兒脚程。多了不能啊。反正落您二里地。這是一准的。馬殿元一聽。說道對。咱就這麼對。現在就走嗎。阮英道。走吧。馬爺點頭。便一伏身軀跑下去。阮英果真待他跑出一丈多遠。這才撒腿。就見馬殿元不慌不忙的往前跑。阮英心說。這還行。我稍微努一點力。就把他趕過去。想着。便努力的跑。誰知追了半天。也沒趕上人家。而且還是離着一丈遠。馬殿元還總是不慌不忙的。阮英心說。不好。這個老頭兒可真有點兒拿手。我不行。及早找個整臉兒完事。別回頭栽斛斗。想着。遂道。老大爺別跑啦。現在咱就有了評判了。馬爺一回頭道。有什麼評判。阮英道。咱爺兒兩的脚程不相上。

下 就叫一般快 您看 我離您一丈遠 始終還是離着一丈遠 我也追不上您 您也跑不出這一丈說範圍去 豈不是一般快嗎 馬殿元一笑道 孩子 你太機靈啦 一看不是我的對兒 跟着就收 想找個整臉兒對不對 阮英一搖頭道 不對 這可是你老多心 我覺得比試比試就完了 何必這樣認真跑呢 馬殿元笑道 比也罷 不比也罷 反正我是跑上癮來了 跟上你就跟 跟不上咱就趙家院見吧 說着一伏身軀 施展飛行術 真是飛也似的狂奔而去 阮英一看不好 真要敬他落下 勛斗就栽到家了 想着 便也施展飛行術 努力追趕 却見馬殿元越跑越快 一氣兒跑出足有十多里地 把阮英落了有一箭多遠 阮英累的吁吁直喘 心說 不認栽不行 要跑的血奔心還要了命咧 想着 遂喘吁吁叫道 老爺 別跑啦 我認栽啦 馬殿元說 認栽了不行 你這小子太可惡了 我得特別懲戒你 咱還是趙家院見吧 阮英道 別別 老爺啊 我不認的這兒 你老懲戒我是應該的 別回頭就誤事 那就不合適了 馬殿元一聽這話 才站住了 笑道 小子 我看你以後還狂不狂 阮英站住身 喘了半天 才喘過這口氣兒來 遂說道 好厲害 從今後我算知道您了 馬殿元一笑 遂說道 不用知道不知道的 走吧 阮英點頭 爺兒兩走了一程 又跑一陣 天到已時 便來到趙家院趙奎光的門前 阮英一看 房子很够格局 門前植槐種柳 廣亮大門 上有門燈 下有懶橙 有門房回事處十分講究 不由暗暗點頭 看門口這 個勢派 便知住房之人決非等閑 想着 就見馬爺 走上台階 高聲叫道 門上有人嗎 一語未了 由門房裏走出一位老人家 不住問道 那位兩位 一看馬爺認識 遂道 哦

原來是馬老爺。你老一向可好。老奴這廂有禮了。說着要跪倒磕頭。馬爺忙伸手摻住。叫道：老管家不必行禮。我兄弟在家了。老管家道：您來的可不湊巧。我家莊主出去了。馬爺道：上那兒去了。老管家道：上那兒去了不知道。還是前天出去。馬爺一皺眉道：得多怎回來呢。老管家道：這可不敢一定。因為他老人家是陪着朋友出去。不定到那裏去遊玩。也許三天。也許五日。有時十天半月也不準回來。您有什麼事。請到裏邊等幾天吧。可也許今天就回來。馬殿元聽了。倒吸了一口氣。心中一猶疑。想要進去。阮英就在他的身後。拉了拉他的衣角。馬爺會意。遂道：既是沒在家。我也不就不進去了。也沒有什麼事。不過是路過此地。順便來看看他。他回來時。你告訴他一聲兒就行了。老管家點頭道：您進來歇會兒多好。這不跟你老的家一樣嗎。我們莊主沒在家。您就不進來嗎。馬殿元道：不是。我們還有事。回來務告訴他就行了。老管家答應。馬爺便率同阮英。轉身離了趙宅。走出趙家院村口。來到一棵大樹下。見四外無人。遂問阮英道：阮英。你拉我作什麼。阮英道：我看您那意思是要進去。我拉您是不叫您進去。馬殿元道：什麼原故呢。阮英道：你老猜趙奎光在家了沒有。馬爺倒吸了一口涼氣說道：我聽他或者沒在家。他若是在家不能不見我。阮英道：他若是在家不能見您。馬爺一皺眉道：這話怎麼講。我們兄弟不是那個交情啊。阮英擺手道：現在談不到交情不交情。有道是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伸手是禍。拳手是福。拚出去得罪您。可是落個心靜。臨完事跟您一陪不是。量你也說不出什麼去。馬爺眼珠兒一轉。遂道：聽你這話。他是已經知道要請他。誠心

不管 故而藏匿不見 是不是這個意思 阮英道 對了 正是這個意思 馬殿元一皺眉道 他怎麼就知道請他呢 阮英道 他不能不知道。要破聚寶樓不是一天兒了 聲勢很大 汴梁城又離這兒這麼點兒遠 咱們住在萬龍標店 以及國舅府的情形 他一定有個耳聞 吸邵清的喪門劍非他不行 難道他不知道 大家又都是朋友 到沒有辦法的時候 一定要來請他 他早就料到了 所以預先給家裏留話兒 他却藏起來 等把聚寶樓破完了之後 他再露面兒 又不得罪人 又得脫心靜 在他想 還是再好沒有的主意 馬殿元道 要是這麼着他可不對 他身為俠客 論交情論事 他都不能不管 若果是誠心不管 他不但是不顧交情 而且背却天職 我不管別人 從今後我就不理他了 阮英道 你先別在氣 他不樂意管也有不樂意的苦心 不能不原諒人 可是這個事非他不行 咱既請他 就不能犯肝氣 慢慢的想法子辦 馬殿元道 他這一不見面兒 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阮英道 有法子 告訴你吧 大爺 論能耐憑脚程我都不是你的對兒 要講究出壞主意你可不行 爲什麼我要跟你來哩 我早料到他有這個不見 主意早已想好了 不怕他不見面兒 馬殿元點頭道 這話我不抬槓 要講究壞主意 確實水不了你們爺兒們 可是你用什麼法子使他相見呢 能不能先告訴我 防英道 怎麼不行 你老附耳過來 馬殿元一哈腰 阮英便在他的耳邊 低低說了幾句話 馬殿元微笑點頭道 行 就這麼辦吧 阮英道 你可跟住了哇 別回頭叫我吃了虧 馬殿元笑道 當然了 你放心吧 阮英點頭 遂轉身走進村口 又來到趙宅的門前 往裏看了看 見門裏裏無人 遂叫道 喂 門上有人嗎 說猶未了

有家人應聲出來。一看阮英，認得是方寸隨馬爺來的，因問道：「哦，這位小爺，你老有什麼事？」阮英衝他點點頭道：「你出來，說罷，轉身走下台階。」老管家不知是什麼事，只得跟出來。却見阮英頭也不回，一個勁兒往村外走。老管家一看，嘆道：「你倒底是怎麼回事？別儘着走哇！」阮英遂站住，低聲問道：「我說老主管，你說實話，趙俠客倒底在家沒有？」老管家搖頭道：「沒在家，確實出去了。」阮英搖頭道：「不對吧？我看你是說瞎話。」老管家道：「沒有的話。」我哄弄你老幹麼？」阮英道：「我可告訴你，馬爺的脾氣大約你也知道，他可惱了。說你們主人在家了，成心不見他，他賭誓不再管理你們主人了。要不怎麼他連進去也不進去呢？」氣大啦！我一看這種情形，「好哇！真要叫高爺從這兒一走，老哥兒兩的交情就算完了。總得想法子把這點意見彌縫了才好。所以叫老頭子慢慢的在前邊兒走着，我却假裝出恭，跑了回來告訴你這件事。頂好你回明了齊家大爺，教他趕緊追馬爺，就說是剛回來。這一點小誤會豈不就解除了嗎？」數十年的交情，真要是因為這點小事把感情傷了，你說多可惜呀！老管家聽了這話，微一沉吟，隨搖搖頭道：「馬大爺這是錯怪了，我們莊主於確實是沒在家呀。」阮英道：「什麼沒在家，你別說了，怪不得馬爺說，你說話的時候，眼珠兒亂轉，一定是他吩咐的不見。現在我看你，果然是猶猶疑疑的，分明是瞎話，你快回去稟知趙爺去罷。」我這也是爲你們兩造好，你當下人的，更應該調解這件事啊。老來人皺眉道：「你這可是成心教我難，他確實沒在家，你可教我稟報誰呢？」馬大爺要怪，只好由他去。怪，而且事實上將來也一定有證文，只好將來再說吧。」阮英一沉臉道：「我看你這意思，合

算成心教他們老哥兒兩把交情辦了。老人家道：什麼教成心哪？我們莊主爺沒在家，可怎麼辦呢？阮英一掐腰，搖恍着腦袋道：他可是沒在家？老管家道：沒在家。阮英道：我要是由你們家把也搜出來，你說怎麼樣？老人家道：你教我怎樣我就怎樣。阮英一聽，冷不防的照定他面上叭的就是一個滿臉花。說我教你死，呼的鼻子血就出來了。老管家一捂鼻子道：哎呀，你可打了我了。阮英道：我打你，我還許捶你哩。說着，劈胸一把，砰的把他抓住。往懷中一揣，底下一伸腿，口中說道：你給我躺下吧。老管家往前一撲身，來了個爬。阮英一邁腿兒，就把他騎上。把小拳頭一攢，照定老管家背後，砰砰先來了三拳。打的老主管喊道：哎呦，你打死我也是沒在家。阮英道：那麼我就打死你。多怎打的你說在家了？多怎完事？老管家道：好小子，你就打吧。阮英道：啣喝，還跟我發橫，我就打死你。我就打死你。說着，少拳頭兒就賽雨點兒似道：一個勁兒的往脖子後播，打的老主管拚命的喊起來。好小子，你就把我打死吧。就在這個時候，忽由大門裏擁出許多人，齊聲喊道：好小子，竟敢打老主管，打打打，別叫這小子跑了。喊着，便一擁過來。阮英回頭一看，見有七八個都是僕人裝束，遂站起來用手指着道：你們誰敢過來？我剝不了你們的皮。衆人那裏聽這頓，一擁齊上，就把阮英圍上。要說阮英真教可以，聲東聲西，指南打北，三拳兩腳，把衆人打的東倒西歪。老主管爬起來，一看大夥兒打不了他，因忙轉身往宅裏跑。阮英一見，嗖嗖兩個箭步，便把他追上，用手一抓他的脖領，往村外便跑。老管家乃是上了年紀的人，那禁得住他拉，跟着搶行了幾步，便自掙倒。阮英就賽拉死狗。

似的 奔村外去了 衆僕從一見 忙在後追趕 阮英跑出村來 把老主管往樹底下一掄 老主管被拉了一遭兒 已拉了個半死 又被這一掄 當時就動不得了 衆僕一見 忙向前來打 阮英可就撒了歡兒了 劈劈拍拍一陣亂打 把大夥打的 都是鼻破血流 就在這個時候 又來了許多從人 向前來幫助 阮英也真壞 也尋往大夥兒鼻子上招呼 一會兒的功夫 又把衆人打了個暈頭轉向 有那心靈的 忙回去報告 一會兒的功夫 又來了許多僕從 大家夥兒還是真齊心 雖然受了傷 並不畏退 仍是圍着阮英打 正打得不可開交 猛聽得有人斷喝 呀 那裏來的黃口孺子 敢打某家裏的從人 難道你不要命了嗎 阮英一聽 心說來了 忙留神觀看 只見由村口裏跑來一阮 年紀在六旬 身高八尺 赤紅臉 硃砂眉 碧目虬髯 紅頭髮 口力鼻直 方臉大耳 頭戴紫緞色頭巾 紫緞色箭袖 青中衣 薄底靴子 大踏步的走來 阮英一看 這位爺的像貌都跟判官相仿 便忙迎上來 用手一指 厲聲喝道 呀 寮者是誰 報上爾的名來 那人上下一打量阮英的像貌 遂問道 你先別問我 我且問你 尊教什麼東西 阮英搖幌着腦袋道 問我呀 你可要站隱了聽着 我姓阮名英 別號人稱猴子 便是 那人一聽 轉身就走 阮英笑道 嘿 嘿 站住了 別跑 致於吓得這樣嗎 一語未了 忽聽樹枝兒撲魯魯一顛 由樹上跳下來一個人 却是馬爺 一扎撒胳膊把那人去路擋住 叫道 賢弟你還認得你這個哥哥嗎 那人一見 遂道 呦喝大哥 您說的這是什麼話 請上受小弟一拜吧 說着 便拾倒磕頭 馬爺忙伸手相摻 連忙說道 自己弟兄 何必行此大禮 只行常禮便了 說着一把他摻起來 隨

點手叫阮英過來，拜過你玉伯父。阮英一聽，遂忙過來，跪倒磕頭，口稱伯父在上。小侄這廂有禮啦。小侄不知那是伯父的住宅，多有冒犯，望祈你老原諒。俗語說：不知者不怪罪。又還是大人不把小人怪。你老還恕小過去，我一箇小孩子嗎？趙爺一聽，不由一皺眉，心說：看這套貧嘴，還得跟他客氣，只得說道：豈敢！是他等無知，多於得罪。還望賢侄海涵。阮英笑道：沒說的沒說的。趙伯父大約剛回來吧？大概一進門兒就有人報告，說有個小孩子把老主管揪走了。你老才趕回來，是不是這回事？趙爺臉一紅，遂含糊答道：可不是可不是。看官，你道這位審判兒趙奎光，果真是剛回家嗎？其實不是，確是沒出阮英所料。他在家了，成心不見他們，因為這趙家院附近有個李家院，李家院的莊主姓李，名叫燕鰲，乃是國舅馬鵬的放糧莊頭。本人是個武進士，有四個兒子：李世龍、李世虎、李世彪、李世豹，號稱李家四傑。爺兒五個仗着馬鵬的勢力，又有滿身的武術，便強行霸道，無所不爲。本處的地方，因為懼怕國舅的勢力，不但不敢惹他，反來巴結。李燕鰲却沒把他們放在眼裏，面對這位趙奎光，他心裏攔着三分懼怕，因知他是標行三俠之一。又住在眼前，自己這種行爲，他難色要干涉，心想要連絡他，便備了四色禮物，到趙家院拜訪趙奎光。趙爺早有耳聞，雖然不樂意他的爲人，却也不敢得罪。因為國舅近在咫尺，鬧起來雖然不怕他，可是這個地方就不能呆了。再說自己已是退休的人，得省事且省事。遂把他接進去，李燕鰲甚喜，二人暢談了一日。當時結爲口盟。在趙爺不過是免強應酬。李燕鰲可喜悅非常，從此常相往來。不時把進來國舅餘下的新鮮物兒送於趙爺。趙爺

也得跟他週旋着。自從大八義一破聚寶樓，趙爺就得着消息了。雖然跟大八義都不錯，怎奈家離着太近，再說自己也不明消息，就不便出頭了。誰知八義二入汴梁，喪門劍邵清在國舅府當了守衛士。趙爺一想，這可了不得了。外方人都知道我的靈打鞭專閉喪門劍的光，他們一個戰不過邵清，必然要來找我。到那個時候，我不打算出去可不行了。艾呀，靈竹鞭能閉喪門劍的話，也不過就這麼一說，究竟沒試驗過。倘若見了面兒不能閉他的光，甚至教他把鞭光閉住，便當如何呢？何況我的家就在這兒住。倘若被國舅知道，破聚寶樓有我，我的家就算抄了，還是以不出去為妙。可是都是過命的交情，倘若他們來請，怎麼好駁？思來想去，最好是不見面兒，主意打定，遂把家下人等都叫來，囑咐他們，就提自己出門走了。無論誰來也不見，越是親近的朋友，越別說實話。衆僕從都依言去了。趙爺却足不出戶，天天在內書房呆着。到了今天，馬爺到了，老管家把他們應酬去之後，心道：要到後邊君去報告莊主一聲兒，要去還沒得去了。就在這個時候，阮英便又回來，把他揪了走。從人見打不了阮英，遂回宅報告莊主。趙爺要是聽說馬爺來了，可也就明白是他們用的計策了。如今突然聽得人來報告，也不知由那裏來的小孩子，跟老管家言語不合，把老管家揪出村外打去了。趙爺一聽，十數個從人都打不了他，估量必是特來訪自己的，這才趕了來。却萬沒想到竟中了阮英之計。當下一聽馬爺說，方才僧到府上去找，正要跟他解釋，說自己剛回來，誰知阮英棚搶着把這幾句話說出來。趙爺不免慚愧，因說道：「此處也不是講話之所。」大哥賢侄請到舍下一談吧。馬爺點頭，便一同來至趙宅，進大廳坐定。

從人獻茶 趙爺遂含笑道 大哥您這是由那兒來 你們爺倆怎麼遇在一起的 馬爺道
 我們是由打汴梁城萬龍標店來 特地請兄弟你來了 趙爺說道 哦 找我有事嗎 馬爺道
 當然有事 現在八義弟兄要破聚寶樓 兄弟你知道不知道 趙爺點點頭道 倒是聽說了
 不過不知詳細 他們因為什麼要破聚寶樓呢 馬爺見問 就把救金公子 要盜七寶珠
 因此聘請各路賓朋 想破聚寶樓的話說了一遍 又說邵清的喪門劍厲害 非兄弟你的靈竹
 鞭不能敵 因此愚兄提議 奉請兄弟你 兄弟現在你要是沒有事 就趕快收拾收拾跟我走
 踰吧 事在緊急 是不容遲緩的呀 趙爺一聽 點點頭道 呀 原來爲這個呀 您先喝茶
 隨回頭命從人預備酒飯 馬爺見他這不慌不忙的樣 不知他安着什麼心 忙把茶喝了問
 道 賢弟 我想你不致駭愚兄這個老而吧 況且羣雄都在萬龍標店 大家都是朋友 你要
 不去 恐怕不合適吧 趙爺一笑道 大哥 您先別急 先喝足了茶 回頭酒飯得了 吃點
 什麼 趕緊回去 跟諸位商量 另請高明 小弟我是不能出去的 馬爺聽了一怔道 啊
 你怎麼不能出去呢 趙爺嘆了一口氣道 唉 我有我的難處 也不便跟您說明 只有請您
 原原我的不得已 趕快去另請高明之士吧 馬爺一皺眉道 這話我聽着有點新鮮 你有什
 麼難處 怎麼不便說呢 縱有萬分不得已 你可知衆情難却 也得走一遭 不然人家交朋
 友幹麼呢 難道這殺人以後你不打算認識了嗎 趙爺聞聽 又嘆息了一聲道 唉 大哥
 您說這種話 無異是用刀子扎我的心 我但凡能出去 不必哥哥您費話 當時就跟你走
 實在是不能出去 實在是不不得已 諸位都親貴友能原諒最好 如果不能原諒 唉 我也是

無法呀 馬爺道 你究竟是怎麼個不得已 可以痛痛快快的跟我說 趙爺道 咳 不能說
大哥 求您原諒我 馬爺一沉臉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末不得已 那麼不得已 問
你却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莫非你是故意勾難 打算教我們送你點兒什麼是怎麼着 還是貪
生怕死 不敢去會邵清 趙爺道 您別生氣 着會子急也是沒有用 現在我已無須跟您辯
白 您說我怕死 我就是怕死不敢出去了 您還是另請高明吧 馬爺一聽 合算他豁出沒
差沒臊去了 說什麼也不去 心中真是萬分着急 本來 自己在羣雄的而前誇下海口 真
要是請不出去 我有何面目再見衆賓朋 還不用說人家恥笑 就是一問我 我就把我羞死
想着 遂道 兄弟 難道你不顧全哥哥的臉面了嗎 趙爺忙道 小弟怎敢 只是小弟的
臉面 以及身家性命一切的一切 也求您顧全一些才是 馬爺道 如此說來 你算鐵了心
啦 說什麼也不出去啦 趙爺點頭道 大哥原諒 小弟實在不能出去 馬爺一聽 不禁大
怒 因一拍桌案 厲聲喝道 趙奎光 你枉爲俠義 這不是八義的私事 盜七寶珠爲的是
救忠臣之後 正是棒天行道的俠義勾當 你若不肯出去 豈不是背却天職 還稱的什麼俠
義 論的什麼英雄 趙爺不待他說完 便道 大哥 您別說啦 這種意思我明白 不過我
的不得已 比這個還要重要 使我論不得英雄 做不得俠義 可也就無法了 馬勝一搥桌
案 霍爾貨起來道 兄弟 你這樣一來 無疑是要我的臉 要我的臉 便是要我的命 我
雖懦弱 但是有人要我的命 我可不能甘心 現在也不必費這末些話 我就問你 你是
真不去假不去吧 趙爺道 什麼叫真不去假不去 簡直我是不能去 馬爺厲聲道 你可敢

說三個不去 趙爺微然冷笑道 論情理小弟可不敢說 不過事情既擠到這兒 我不得不說 不去不去不去 你又該把我怎樣呢 馬爺一聽 騰騰兩步 來到趙爺面前道 你可不是不去 趙爺沉着臉道 不去 你要如何 就隨你便處治好了 馬爺一聽 却一屈膝跪下道 兄弟 愚兄給你跪下了 你縱然不願愚兄 難道你也不憐金漢文全家性命嗎 趙奎光一見 也忙跪倒道 哎呀 大哥 您這不是成心折受我嗎 我實在不能去 請原諒 您快快請起吧 馬爺道 兄弟 你不去不行 我總給你跪着 你一天不去 我給你跪一天 一年不答應 我給你跪一年 要一輩子不出去 我就給你跪一輩子 趙爺道 您既這末說 我只好也陪着您跪一輩子 我陪着您跪個釘槽木爛 馬爺一聽 遂道 好 那末咱就跪着吧 說着 兩人真就這末直立立的跪着 也不言語 阮英一看 這倒不錯 二位合算耗上了 遂走過來道 二位二位 你們這是幹麼 比功夫是怎麼着 趙爺翻臉看了看他 並沒言語 馬爺道 你別管 他要答應出去 我就在這兒跪死 阮英笑道 這可是傻了 您這樣跪着 他也不能起來 你們就這樣耗着 要來個人看見 這成個什麼樣兒 起來起來 有話咱說話 不去也不要緊 咱也得商量怎麼個不去法兒 不然我馬大爺誇下海口 回頭竟請不出去 這個兩子上也委實磨不開 起來起來 有話咱花商量 說着 伸手來摻馬爺 却向他使了個眼色 馬爺知道他是足智多謀的 見他如此 一定有了主意 遂站起來道 有要可商量的 地不出去 我也算完了 這世上沒有我 一壁說 一轉身又坐在椅子上 趙爺一見 也站起來 阮英笑道 趙大爺 您請坐 我跟您這末說吧 合算還回書

怨我馬大爺 他把弓拉的太滿了 他覺着跟你交情 來到一找 就得跟着出去 所以當衆宣言 我魁光兄弟跟我如何如何了 怎麼怎麼拿我當親哥哥看待 我有話他不能不應從 我去了一說 他連個沉兒也不能打 當時就得跟我出來 你想 他把這種話跟大家說了 回頭沒把你請出去 他有麼臉兒回去 見了那般朋友跟人家說麼 也怨我 我跟來也不是幹麼 我要是不跟來 你們老哥兒倆商量商量 來個瞎話兒 或者我馬大爺覺着沒臉回去 來個不辭而別 我來了就不行了 你們有私話也不能說 馬大爺要打算來個不辭而別 我是絕對不能教他走 您想 這麼一擠兌 豈不是要我馬大爺的命嗎 這不是這麼說嗎 不辭而別那個事當然不能作 咱可以商量個主意 您究竟是因爲什麼不能出去 說出一個道理來 我們回去把這個道理跟大家一說 大家一聽有理 我馬大爺就算脫了關係了 如果你說不出道理來呢 可以想個刁難的主意 使我們千方百計無法應你的要求 當然不能出去 我們回去跟大家一說 大家感覺到難 他們也就知道我們不是不盡心了 反正中說的 你想是不是 趙爺搖頭道 這兩條道都不行 第一我不能出去的理由 不能說 第二我要是一刁難 更顯着不顧全朋友面子了 阮英道 不要緊呀 你可以往我身上推 你就說要是馬大爺自己來的 我當時就跟他走 這個阮英跟來是幹什麼的 進門兒什麼也不說 先把我的老管家打一頓 這不是成心寒慚我嗎 合算打着罵着 教我出去替你們拚命嗎 我去不着 要叫我去不行 須怎麼着怎麼着 這不就着了說的嗎 趙爺一聽有理 遂點點頭道 也行 這麼辦吧 我知道你是神偷趙不肖的徒弟 專講究偷盜竊取 你

要能把我的靈竹鞭盜出去 我就跟你們走 要盜不出去靈竹鞭 休想我出去 阮英一聽 遂說道 是這話 我要把靈竹鞭盜出去 你就跟我走 趙爺點頭道 當然啦 阮英道 行啦 咱可是丈夫一言 趙爺道 如白染皂 我還跟你個小孩子說瞎話嗎 阮英道 憑你咀說 我總是不能相信 你得給我找個保人 趙爺道 我那給你找保去 阮英笑道 沒保人可不行 回頭我把鞭盜出去 你來個差惱變成怒 跟我翻了臉 到那時候教我怎麼辦 你不找出保人那算不辦事 趙爺一聽 遂說道 也罷 馬大哥 你老可肯担保小弟嗎 馬爺道 保你倒行 可是到時候你別教哥哥難看呀 趙爺正色道 當然呀 小弟何曾反復過大哥只管放心 馬大爺點頭道 那行了 隨向阮英道 我保他吧 阮英笑道 論說你不能作保人 現在只好將就了 趙爺說道 可是這麼着 咱可得有個時間的限制 阮英道 當然 你說多少時候盜 趙爺道 三天盜不出去 你就算是輸了 阮英道 三天哪 我等不了 我宋大爺跟寇相爺說的五天就要破聚寶樓 今天已然是三天了 得盜三天靈竹鞭 聚寶樓就不用破了 趙爺一聽 遂道 那末你得幾天呢 阮英道 今天一夜 要是到天亮 鋼若盜不去 我算我輸了 二句話不用說 您在家養您的福 我們走我們的 您着好不好 趙爺道 好可是好 我可有點兒不放心 你也得找個保人 阮英道 我還我保人幹麼 盜不出去你出不去不就完了嗎 趙爺道 那不成 萬一你要跟我打麻煩呢 我沒法兒攢你 阮英點頭道 行 也叫馬大爺保我吧 趙爺遂問馬爺 大哥您保他嗎 馬爺道 連你我 都保了 他更得保啦 趙爺道 如果他要打麻煩 我就跟您說話 馬爺道 當然啦 趙爺

點點頭 隨道 還有一節沒說在頭裏 可就是你一個人 不許別人幫着 阮英道 那自然了 只要你看見有別人幫着 我就是把鞭盜出去也算白盜 趙爺點頭道 好極啦 咱倆人擊個掌吧 說着 把手一舉 阮英道 這算什麼 說着 一抬手叭的擊了一聲 趙爺道 行了 你們爺倆住在那兒 是在我宅裏住 還是住到外邊兒去 阮英道 當然住到外邊兒去 在你這兒住算麼 趙爺一聽 遂回頭問 酒飯還沒齊備嗎 阮英一聽 遂向他攔手道 你別忙合飯 現在我們還不吃你 有慶事等盜完了鞭再說 馬大爺咱走哇 馬爺道 走說着 爺兒倆遂往外走 趙爺並不挽留 只在後邊送一 一直送出大門 遂拱手道 大哥慢行 恕小弟不遠送了 馬大爺也抱拳告別 便隨同阮英出了趙家院 到那棵大樹底下這才站住問道 阮英 你說這末大的話 你盜的出來嗎 阮英道 那誰敢說呀 咱盜着看吧 馬爺皺皺眉道 你有一點把握沒有 阮英道 把握那有 這個事本來得聽天由命 馬大爺道 要這麼着你別說這樣大話 盜不出來咱還可以想別的法子 阮英笑道 大爺你老放心吧 我想了 除此之外 別的法子也沒有 雖然是聽天由命 不敢說有把握 可是這種事是我們爺兒們的拿手好戲 要是順了手盜出來並不難 你先別替我懸心 咱先找個店住下 吃點什麼 馬大爺點點頭 遂道 那裏有店呢 阮英道 前邊兒那有個小鎮店嗎 從一來時我就留神了 那裏有店 字號是雙義 咱上那兒住去 馬爺點頭 遂同他住前走 也就有一里之遙就到了 馬爺一看 果然有一座雙義店 遂走進來 店小二忙張羅着開了房間 把燈點上 打臉水沏茶 跟着就問 晚飯預備什麼 阮英要了點兒酒菜 爺兒

餽吃喝完畢 店小二把殘席撤下來 又給沏上一壺茶 阮英擺手令小二出去 說我們要睡了 不招呼你別過來啦 小二答應 便退出去 阮英把門開了 馬爺遂問道 阮英你怎麼盜呢 阮英道 這個事那能定呢 定法不是法 必須見機行事才行哩 馬大爺道 這個事我總覺着難 趙魁光不同前人 他乃是成了名的俠客 江湖人的技術 他什麼不知道 他盜恐怕有點不容易吧 阮英笑道 容易 我們爺兒們還專偷俠客 這並不是胡吹 以往有事實可查 你也不是不知道呀 馬大爺點頭道 要說這個我信 當年你師傅偷花戴花 實在是超羣 果然有點兒拿手 可是那是你師傅 你行嗎 阮英道 行 我師傅把能耐全傳給我了 你就放心吧 馬大爺點頭道 那麼就着你的吧 你什麼時候走 用我幫忙嗎 阮英道 不用 你睡覺吧 我稍微歇一會兒就走 說着 撲的把燈吹了 爺兒倆個盤膝而坐 調息養神 精神將然一迷離 忽然聽得外面已交了二鼓 阮英遂睜開二目 長身跳了下來 馬爺問道 你走嗎 阮英道 走 便換好夜行衣服 揣好兵刃 收拾俐落 遂把後窗掀開 說了聲馬大爺回頭見 便一提氣 縱出後窗 竄上店房 奔趙家院而察 一里的路程 不多時便到 阮英本白把出入道着清了 先縱上門樓 縱到院中 這頭道院 南面有三間南房是賬房 屋中很黑 往東是屏風門大門道 北面是月牙門 通着中庭院 西面是兩間下房 裏面有燈光射出 阮英不知屋中有什麼人 遂來到窗下 伸舌頭舐破窗紙 往兩觀看 見是四個長工 都在二十多歲 分四面坐在炕上 當中放着個炕桌兒 四付盃箸 有一瓶子酒 四碟菜兒 也就是花生松花等類 在屋中有一個小爐子 頓着一沙鍋肉

大約是羊肉 味兒非常清香 只見一個長工笑道 要說今天的運氣倒是不錯 他們要不
來 陪那兒弄這頓吃喝 老主管可冤 白挨了頓打 還教莊主爺申斥一頓 說馬大爺既來
過一次 爲什麼不報告他 其實老主管多冤呀 人家不是沒打算稟報 正要進去見員外爺
偏偏魯老二跟他說地租的事 考主管一個沒得進去 這時候那個猴子就回來了 魯方二
老主管這頓打完全是挨在魯方二身上 就見坐在炕裏邊道一個長工道 怎麼就挨在我的身
上了 我知道有這回事嗎 靠他倒好 咱也够晦氣 做了一天活 夜裏還得坐夜 不就是
三斤酒一鍋肉嗎 我吃過 我見過 你們只聽弄這變一點吃啦 這一宿的罪怎麼受呀 你
還說是運氣呢 那兩個長工異口同音的說道 辦啦 魯老二說的對 老張盡想着吃 這一
宿的罪可真不好受 我剛才就暈啦 老張說道 老吳老劉 你們兩個人跟魯老二是一樣啊
睡不醒 還不知足 像這個事還總有 少睡一夜覺 算的什麼 這是莊主賞給咱們
酒肉啦 要是不賞 教教你坐夜 你是不坐是怎麼着 老吳道 莊主爺不是那個人 向來
沒白使過之 老張道 還是呀 莊主爺對咱這麼好 教你我賣點力氣 坐宿夜都不行嗎
老吳道 不是不行 就說這編意 咱這就是飛來晦氣 那個猴子要是不來 咱這晚早
睡下兩覺來了 魯老二道 這個事就怨那個猴子 他要不和莊主打賭 沒有這個事 老劉
也道 對啦 就怨這個猴子 怕要罵可不罵別人 就罵猴子這個王八蛋 他要不要沒有這
個事 阮英一聽 好東西們 暗地罵人 待我報應報應你們 想着 遂掏出千里火筒 照
定北牆下一甩 噼噼四五個硫磺球兒滾到牆下 冒起二寸多高的火苗兒 隨又取出火摺兒

來 幌着了在窗上一照 就聽屋裏老張喊道 嘿 外邊是什麼東西一亮 阮英一聽 一提氣縱上房來 爬在房坡上往下看 只見老張在前 魯老二等在後跟着 跑來屋裏 往窗上看 老劉猛一回頭 看見西牆下的火苗兒 遂喊道 呀 你們看在那兒哩 衆人一看 可不在那兒嗎 這是麼呀 老張道 別嚷別嚷 這個我明白 這是金苗兒 那牆底下不是埋着金子啦 就是埋着銀子啦 你們哥兒三個在這兒看准了地方 俺找地方尋個金針兒去 把他釘準了 明天一掘就掘出銀子來啦 咱們四個人是有一得一 四一二二十二平分就全發了財啦 阮英聽了暗笑 因一抹身躍過後坡 到後邊兒一看 是個小夾道兒 堆着性口糞 看了看有後窗 而且閉着 魯飛身縱進來 就聽老張道 魯老二說的也對 金針兒實在沒處尋 這個時候一開門 老管家就問了 開門幹麼去 你得跟他說實話 現在就掘的話 也是不行 你想一掘就咕咕咕的響 誰聽見誰不問哪 阮英暗笑 便忙把酒壺拿起來 挑了挑酒還真不少 因喝了點兒 又順着炕根倒了好些 隨扯下褲子來 在酒壺裏撒了半壺尿 聽了聽外面 魯老二出主意 慢慢的掘 有人聽見就說坐夜半的膩煩練把式哩 阮英聽了 知道他們一時之間決不肯進來 便忙跑到爐子前 打開鍋蓋一看 羊肉正熟 打鼻清香 阮英便一些也不客氣的餐起來哉 吃飽了一看 肉短的不少 忽然想起堆在窗外的馬糞 便忙由窗口縱出 收了些馬糞 又縱進屋來 都倒在鍋內 用箸子一攪合 忽聽老吳喊道 哎呀呀 火沒啦 就聽老張道 火沒了就沒了吧 俺想咱及早別犯財迷 誰的財還歸誰 乾脆明天咱稟報莊主爺 教莊主爺掘 掘出銀子來莊主爺也白不了咱

說真的咱也担不起這份大財。要是妄想發財偷着掘呀。就許發財不成。把事由弄砸了。簡直咱們還喝咱的酒去。老劉道：這話說的是。真要是財的話。沒有那麼大命担。一定要出別的病。稟報莊主爺好。別妄想發財。記准的地方。快吸咱的酒去。肉大概也不離了。阮英一聽。忙飛身來至窗下。提氣兒縱出。窺房躍脊到前坡一看。四個魚貫進去。便跳下來。伏在窗上往裏看。只見他們仍就原坐。老張拿起酒壺來。每人給斟了一盃。笑道：按現在說。咱不是晦氣。咱還是運氣。明天咱一報告莊主爺。把銀子掘出來。一定得多賞給咱們。不用多呀。一個給個三百兩五百兩的。咱就算發了財了。大家先喝這盃酒。慶賀發財。大家一聽。都非常高興。遂都把酒端起來道：對。慶賀發財。咱先乾了這盃。說着。杯到咀唇。一揚脖子喝乾。老張却一皺眉。嘔了嘔道：噯。怎麼不是味呀。老魯瞪着眼兒道：我也喝着不是味兒。別掉裏東西了吧。老張搖頭道：不能。這不塞兒還塞着了嗎。老吳道：那是怎麼的呢。老張道：也許咱們在外邊站了這麼半天。被那銀子的寶氣薰的。咱不是味了。魯老二道：俺沒聽說過。銀子氣還會薰人。這裏邊一定有毛病。說着。把酒壺抱起來。拔開塞兒一聞。因一皺眉道：我聞着臭氣。你們聞聞。衆人伏身聞了聞。都道：對。臭氣。怎麼臭氣的哩。老張道：別理怎麼臭氣的啦。咱不是已經喝的不離了嗎。簡直咱別喝。吃肉吧。老吳道：對。吃肉吧。我去盤肉去。說着。下了地。走到爐前。把鍋端下來。放在櫥櫃上。由櫥櫃裏取出一個盤子。拿灼把肉盛出來。熱氣騰騰滿滿盛了一盤子。端過來放在桌上。又由櫥櫃裏端出一盆飯來。放在炕上。拿盃每人給盛了一盃飯。

笑道：你們看，俺稱的羊肉，多麼好，淨是瘦的。阮英一聽，幾乎樂出來，只聽老張道：瘦的最好，我就愛吃瘦的。俺先嘗嘗爛沒爛。說着，便夾了一塊，放在咀裏，嚼了兩下，便一怔神兒，又嚼了兩下，哇的便嘔吐在地下。遂說道：老吳，你這是在那兒稱的肉哇？怎麼都臭啦？老吳道：誰說呀？鮮極了。我嘗嘗。說着，夾起一塊肉來，放在咀內，嚼了嚼道：這不是挺好的嗎？就是有點膻氣。羊肉麼，不教膻氣那行。老張道：你不用自己捧場。

魯老二、老劉、你們倆人嘗嘗是臭不是。老劉跟魯老二聽了，每人夾了一塊，才嚼了一下兒。魯老二先吐了道：這是麼呀？可把我臭死啦。老吳嚼了嚼道：你們都怎麼了？好好的肉怎麼都吃着臭呢？是該死了，是怎麼着？說着，又夾一塊來，却是馬糞，擱在嘴內，嚼了嚼，便不由一怔，再要嚼時，誰知一陣惡心，哇的吐出來道：這是麼呀？太臭啦。說着，端起燈來，往地下一照，不禁喊起來道：哎呀，這那是肉哇？這是誰擱在鍋裏的馬糞哪？衆人一聽，忙都爬在爐沿上看，果見地下是馬糞，那裏是肉哇？這一看，是馬糞，便想起方才嚼馬糞的光景，不由一陣惡心，哇哇的都吐起來，把喝的酒連晚飯都吐出來了。阮英這一個樂呀，心說：教你罵我，咱看那個好受。四個人吐了好一會子，慢慢才止住了。老張喘吁着道：愛呀，這一定是有人給咱擱的。老吳道：咱們又沒得罪人，這一點工夫，有誰給咱擱的呢？老張道：我明白啦，莊主爺不是吩咐咱了嗎？說那猴子壞極了，夜裏無論見什麼動靜，也別答理他。方才北牆下冒的火苗兒，一定是他鬧的鬼，把咱引出去，他就進來了。這酒臭氣也有毛病，不是他擱了稱西噠，就是撒尿噠。只怨老吳，方才不該罵他。老吳一聽，

不由生了氣道 要真是他鬧的鬼 我還是罵他 老張道 得咧 別罵啦 再罵還不定要出
變毛病哩 阮英暗笑 再聽 衆人都不作聲了 才高高興興的離了下房 窺房躍脊够奔樓
邊來 趕來到中庭院 却見人廳裏漆黑 並無燈火 遂飛身跳下來 躡足潛踪來到窗下
側耳細聽 却並無聲息 連個人的呼吸氣都沒有 料想屋內無人 便往後一退 就及一擰
身 嗖的縱上房來 躍上房脊 留神往後看 只見內宅裏有燈光射出 遂躍脊登坡 够奔
內宅來 趕來到切近 却見燈光是由上房射出 隱隱聽得屋內有人說話 因一縱身跳了房
來 躡足潛踪的來到窗下 伸舌尖 舐破窗紙 眇一目 往裏觀看 只見迎面是架几案
八仙棹兒 兩旁有兩把椅子 在上首椅上 端坐着一人 正是那賽判兒趙奎光 在下首坐
着一位婦人 年紀約在四十多歲 雪白的臉 烏黑的髮髻 柳眉杏目 別看這麼大年紀
還非常的俊俏 笑哈哈的望着趙魁光說道 你說的這個猴子阮英 我好像見過 趙魁光笑
道 你怎麼會見過他呢 婦人道 當初我在娘家的時候 常到樂家去 樂家有個外甥 跟
樂大哥學筆 大約就是阮英 趙魁光點頭道不錯 他跟樂家倒是親戚 想來就是他 阮英
一聽 這婦人一定就是趙魁光的太太 可是他常到樂家去 是誰呢 想着 忽然靈機一動
恍然想起 哦 他別是寇天祥的妹妹吧 那時寇家姑娘 可是常這樂家去 這一定就是
他了 想着 就見寇氏笑道 要是他我可得見見他 這孩子現在也不長成麼樣兒了 趙魁
光笑道 這孩子沒有長 當初你看他麼樣兒 現在還麼樣兒 寇氏道 不能吧 這是十年
來的事情了 難道十來年的功夫 他一點兒也沒長嗎 趙魁光笑道 沒長 這十年來的功

夫他淨長心了。這孩子現在壞極了。比他師傅趙華陽還要壞上幾點。動不動的就講究偷人。現在居然偷到我的頭上了。寇氏笑道：「但不知他的偷功怎樣。」趙魁光點點頭道：「也罷了。不過比他師傅神偷趙不肖可差得多。」寇氏又道：「那麼咱的靈竹鞭，他盜的出去盜不出去呢？」趙魁光笑道：「慢說是他，就是他師傅來了，要想盜我的靈竹鞭，勢必登天還難說着。」回頭望了望牆上。阮英忙順着眼光一看，只見在牆上挑山旁邊，掛着一件兵刃，長約三尺多。外邊兒是黃雲緞子套，看那樣子，一定就是靈竹鞭。就聽寇氏笑道：「你也別太主意了。總要留一點神兒才好。萬一要被他盜出去呢？」趙魁光哈哈大笑道：「你放心，他絕對盜不出去。」寇氏點頭道：「你要有把握就行囉。現在有什麼時候了？」趙魁光又道：「大約有三更天了。」寇氏道：「他別是該來了把。」趙魁光笑道：「該來了。」他早就來了。還在窗外聽了半天話兒呢。阮英聽了這話，吃了一驚。他是真知道我來了嗎？別理他。也許是詐語。那寇氏也是一怔。遂道：「是他來了嗎？」在那兒呢？趙魁光回手一指阮英道：「你看，那不他在那裡偷看了嗎？」阮英心裏一跳，完了。人家真知道我來啦。想着，就聽趙魁光大笑叫道：「阮英，你還在那兒呆個什麼勁兒，快進來吧。你大娘還要見見你呢。」阮笑無奈，只得着應一聲：「是。我正是來給姑媽叩頭來了。」說着，轉身來至門前，啓簾進來。不慌不忙的來到寇氏面前。雙膝跪倒，口稱姑媽在上。小侄阮英，給姑母叩頭。寇氏一聽，他叫姑媽，知道他還是從樂爺那兒論。忙欠身笑道：「不敢當，不敢當。賢侄快些免禮請起吧。」阮英答應，磕了一個頭，站身起來。在旁邊兒一站。寇氏向他端詳了一會兒，因笑道：「這孩子

果然沒長什麼 你別真是叫心給墜住了吧 阮英搖頭道 不是 我見爲難爲的 寇氏笑道
噲 你一個小孩子家 不愁吃 不愁喝 有什麼難的呀 阮英道 姑媽 你不知道 吃
喝是不成問題 是因事兒爲難 寇氏笑道 什麼事致於難的連個兒也不長啊 阮英道 這
事情大了 你不能對對說 我宋大爺爲救金公子 要破聚寶樓 盜七寶珠 要說樓倒是好
破 就是有一個看守樓的 叫喪門劍邵清 他有一口喪門劍 這劍是寶貝 一放光照的人
睜不開眼 多少位成俠客名的都勝不了他 可並不是能耐沒他強 實是他的兵刃厲害 如
果要破他 只有我姑夫這條靈竹鞭 能破喪門劍 他去了 就能把邵清打了 聚寶樓破了
盜出七寶珠 搭救金公子全家 這是頂好 頂好的一件德行事 我姑夫偏偏不去 成心
拿捏我們 教我盜靈竹鞭 我的能耐你是知道的 當初跟我舅舅 只學了半踏筆 後來在
蕭河縣 巧遇見我寇大舅 蒙他老人家的思惠 月下傳筆 把後半踏筆傳給我 我才把這
踏筆法學全了 這不是我的能耐嗎 致於拜了我的師傅 只跟他老人家 學了蝎子爬 並
沒學偷的能耐呀 我姑夫偏逼着教我偷 偷不出去靈竹鞭 他就不出世 這不成心難死我
嗎 好姑媽 你勸勸我姑夫吧 教他把靈竹鞭給我 我拿回店去見我馬大爺 就認我盜出
去的 明兒叫姑夫跟着我們一走 到樣一來 一者成全了我小子成了名 二者也落得是他
老人家義氣 三者救了金公子全家 做了功德 這豈不是一舉三得 雙全齊美嗎
好姑媽 你給勸勸吧 俗語說得好 來有賢妻 男兒不作橫事 這件事非你不
行 你行點好 要不然 就把我難死了 寇氏笑道 你先等等兒 聽你這話的意思 你

不長個兒 是因為這件事難的 是不是 阮英道 可不是 原先我不這麼矮 就是因為這件事 把我抽成這麼點兒了 寇氏一聽 格格的笑起來道 怪不得你姑父說 你這孩子壞 果然壞透了不得 我這末大年紀 沒聽說過 人一爲難 就會抽身量的 再說 也沒這麼快呀 阮英細着小臉兒道 你不信 我眼睜就抽縮了嗎 你要可憐孩兒 及早快辦 要不然 我還得抽 寇氏聽了 更是笑不可仰 因說道 好壞孩子 真能嘔人 阮英喊起來道 哎喲 哎喲 姑媽你別光樂 快跟我姑父說 我這身子又要抽 寇氏笑道 你別嘔人啦 這不是你姑父在這兒啦嗎 你跟他商量去 我不管你們的事 阮英說道 別呀 姑媽 你不可憐你這個侄兒嗎 我姑父那個臉子實在難看 把眼一瞪 怪吓人的 我不敢他說話 你替我說說吧 寇氏道 不行 我說不了 我一個女子懂得什麼呀 還是你們爺兒倆商量爲是 趙爺坐在一旁 手捻短髯 笑吟吟的看着 寇氏被纏不過 遂問他道 我說你倒是說句話呀 可好 你倒看熱鬧了 趙爺聽了 方才笑向阮英道 猴子你這番舉動 你不嫌栽筋斗嗎 白天你說的是麼話 我這個人最認真 沒麼是麼 你倘若盜不出去這靈竹鞭 我決不能出世 誰說也不行 又什麼三全齊美呢 情清 你又能够露臉 又把事辦了 可是我算了什麼人兒呢 叩頭禮拜的請着不出去 回頭把靈竹鞭給你 就說你盜出去的呀 我怎麼這麼賤骨肉呢 阮英聽了 把兩眼一瞪道 姑媽 你怎麼樣 能辦不能辦 寇氏道 不行 你姑父的脾氣你是知道 要是能辦 何用你這裡央告 我早就替你辦了 阮英道 不能辦也不要緊 你把這話聽透了 我這番意思 並不是向你乞憐 是我願全我姑

父 我不樂意教他老人家栽觔斗 我年青人 說了不算 服個軟兒 栽個小觔斗不要緊 他老人家是成了名的俠客 真要是叫我把靈竹鞭盜出去 他有點兒栽不起呀 趙爺一聽 不禁連連點頭道 好猴子 我佩服你這張嘴 左右都能翻出理來 不過我這個人 是天生的警扭的脾氣 還偏要栽這個觔斗 沒別的 你就受點兒累盜一回吧 阮英點頭道 那就行了 你不怕栽就不怨我啦 你就看看我猴子的手段吧 趙爺點頭道 好極了 我倒要看你有什麼手段 阮英道不用叙話 你就了着栽觔斗吧 哎 我可得問你一句話 咱還有交情沒有 趙爺道 這叫什麼話 盜靈竹鞭是一時打賭 礙不着交情的事 除非你這小子因羞成怒 變臉爲仇 那可就沒有交情了 我不能像你 無論到了什麼地步 交情不能壞 你仍然是我的老賢侄 我決不能因爲你把鞭盜出去就恨你 阮英一歪腦袋道 阮慶說咱是有交情 趙爺道 當然有交情 阮英道 既然這末說 現在我向你討盃酒吃行嗎 趙奎光點頭道 可以 我給你吩派去 說着 遂走到門前 高聲叫道 春香 喊猶未了 就聽廂房內答應 哎 老爺有什麼吩咐 趙爺道 你把酒菜端來吧 春香答應一聲 功夫不大 把酒菜端來 阮英一看 一個托盤兒 教着四個菜 四壺酒 兩付盃箸 那光景是給他們夫妻預備的夜宵 趙爺却用手一指茶几道 擺在那裏 讓他吃吧 春香答應 把酒菜放在茶几上 阮英毫不客氣的走過來 端然坐下 拿起壺來 斟了一盃酒 高高一舉 笑向趙爺道 你喝 趙爺搖頭道 我不喝 你喝吧 阮英又笑望寇氏道 姑媽喝 寇氏這不 你喝吧 阮英搖頭道 我不能喝 趙爺一怔 說道 什麼道理呢 阮英道 這不够

我喝的。倘若把我的酒虫勾起來。你這兒沒酒了。豈不把我養死。趙爺一聽。遂向春香道：你去到廚房。把酒罈子抱來。丫頭忙答應去了。趙爺隨道：老爺兒們。你就放開量喝吧。提別的沒有。提酒咱家有的是。你連着喝三天。酒也能接的上。阮英笑道：那行了。那末咱就不用這個盆子麻煩子。咱就來個手把壺吧。說着。把酒盃往旁邊一推。伸手把壺拿起來。咀對咀咕突咕突。一氣兒便喝了一壺。隨把酒壺。口衝下往桌上一擱。又拿起一壺來。照樣一揚脖兒。一壺酒下去了。把酒壺往旁邊一擱。又抄起一壺來。寇氏一皺眉道：嘿。你這是怎麼個喝法兒。這一會兒還不醉死。快好生喝吧。阮英笑道：姑媽疼的慌了不是。我要早知道你這麼小氣。我就不喝了。寇氏道：叻。你看你這孩子說的話。我們家雖然沒落兒。也不致於在乎這一點兒酒。我是怕把你醉壞了哇。阮英笑道：你要不是疼的慌。你就放心吧。我醉不壞。告訴你老。這還是文喝呢。真要是高了興。眼前要有酒缸。們能跳下泡着去。寇氏一聽。遂點了點頭道：那末你就喝吧。說着。丫頭已把酒罈抱來。阮英一看酒罈來了。索性連壺裏的也不喝了。因向丫環要了個茶盃。自己斟着喝。一眨眼的功夫。就喝了七八盃。趙爺喝着。只是捻髯微笑。也不言語。寇氏却不住由皺眉。說你吃一點菜吧。難得也噲不着你。阮英一聽。對了。我把菜給忘了。說着。遂把菜端起來。一口氣都扒拉到嘴裡。寇氏道：喝。這吃也不是吃法兒。您不嫌鹹嗎。阮英搖頭道：這二點也不鹹。說着。又喝了三四盃酒。再看他就有點迷迷糊糊的了。手端着酒盃。不住的打顫。醉眼惺忪的望寇氏道：告訴你大娘。不。姑媽提別的不行。要講喝酒。也不是咱說句大話。

誰也不成 你看我這不是喝了不少了嗎 其實這連底兒還沒打足哩 照這樣兒還得喝這
麼十停兒 寇氏哼了一聲道 你呀 你別吹大話了 這你就醉啦 阮英一瞪眼道 沒有
不信咱試驗一回 要是醉了站不起來 就是站起來也打幌兒 你看咱的 說着 蔣的往起
一站 誰知使的勁兒猛了 往前一搶身 險些栽倒了 寇氏嚇的喊道 呦 別胡鬧啦 還
沒醉哩 全站不住了 阮英道 不 這是橙子腿兒絆的 你看這不是站的挺隱的嗎 說着
把身軀一挺 却又幌了幌 寇氏忙道 看着點 看着點 你快坐下吧 還說沒醉哩 說
話舌頭都短啦 阮英搖搖頭道 沒有的話 我就是這麼個說話法 一壁說 又倒了一盃
酒 端起來要喝 誰知一下兒觸在下巴上 覺得不是地方 忙一抬手 不想又高了 整個
兒都倒在鼻子上 丫環在一旁看着 忍不住的笑起來 趙爺也不禁啞然而笑 阮英却用手
摸了摸咀巴道 呸 我的咀呢 寇氏一聽 也忍不住笑起来道 你的咀呀 因為你胡說八
道 不愿意給你支使 已經跑了 阮英笑道 這叫什麼話 咀長在臉上焉能跑了 還說我
醉哩 寇氏笑道 對了 我醉啦 你沒醉 你快坐下吧 阮英點點頭 遂回身坐下 一手
摸着酒罈 拿盃還要斟酒 手一打顫 竟磕在罈口兒上 吧的一聲 把個碗給磕了個粉碎
希哩嘩啦 磕兒都掉在罈子裏 阮英看了看自己的手 茶碗沒有了 不禁生了氣道 誰
把我茶盃搶去啦 不叫我喝可不成 我拿罈子喝 說着 兩手一抱罈子 要端起來喝 寇
氏一看要摔 忙要攔阻 趙爺却一擺手 不教他管 阮英手一打顫 就把罈子扔了 吧的
正砸在碟子上 往下一滾掉在地下 吧磕一聲響 把罈子摔了個粉碎 酒洒了一地 阮英

更火兒了。遂喊道：「這是誰又把我酒罈子搶去了？那可不行，不叫我喝可不行。」說着用
手一推茶几，茶几倒了。劈哧吧喳，盃盞傢俱，都摔了個粉碎。趙爺看開的實在不像話了。
遂道：「阮英，你不用裝着玩，你把這屋裏的東西砸了也沒用，盜不出去靈竹鞭，我也是不
出去。」阮英聽了這話，怔了怔神兒，忽然哇的一聲哭起來，並說道：「我告訴馬大爺去，你
們欺侮我。」說着，幌幌蕩蕩的邁步往外走。走到門前，你可是邁門坎呀，他還是照樣走，
撲通一聲，給絆了個筋斗。阮英更扯香嗓子喊起來：「嗚呀，他們打了我啦，還要殺我。」馬
大爺快來救命啊。趙爺一看，這深更半夜的，要叫外頭人聽見，多麼不便。遂忙走過來
道：「阮英，你別喊，你不是要找你馬大爺嗎？我送你去來喊麼樣。」阮英道：「我用不着，我自
己會走。」趙爺一聽遂說道：「好，你自己會走，你就走吧。」阮英道：「我本來就走嗎？不走
要叫你們害了呢？」趙爺不作聲。阮英慢慢的摸着門框，扶着站起來，一路歪斜的往外走。
咀裏還是亂七八糟的，也不知說的是什麼。趙爺只得在後跟着，出內宅，越過前廳，一出
二門，就是那四個長工，每人手裏拿着個燈籠。一見阮英，便都圍上來道：「員外爺，這小
子可損透了，你老不是賞了我們的酒肉嗎？他全都給偷着呢了。我們得打他一頓，出出氣。」
趙爺一擺手道：「不必，他是個小孩子，吃了你們的肉不要緊，回頭我再加倍給你們。你們
去把大門開了，叫他走吧。」長工們答應，便緊走過去，把大門開了。阮英也不理他們，仍是
幌幌蕩蕩的往外走，出了大門，長工一看，趙爺要跟着，遂問道：「員外爺，您往哪裏去？」
趙爺擺了擺手道：「不必問，你們進去把門關了吧。」說着，因悄悄跟在阮英背後，順大街往

前走 趕來到店房 阮英擰身要躍牆 誰知還未容縱起來 就撲通摔倒不動彈了 趙爺向前一看 已然睡着 掖了掖他道 嘿嘿 醒醒 你馬大爺來了 阮英一翻身 哼了一聲 咀裏不知說了些什麼 又不動了 趙爺笑道 小東西 也真機靈 這明天一定拿醉了當說辭 可是你也賴不出我的靈竹鞭去 說着 抬頭看了看 仗着店牆不高 遂把他一手挾起 飛身縱上牆來 只見有一間屋內還點着燈 料必是馬殿元 遂飛身過來 走近窗下 破窗紙往裏觀看 果然是馬大爺 獨對孤燈呆呆的坐着 遂以指彈窗 低聲叫道 大哥大哥 馬殿元自阮英去後 這半天的功夫不見他回來 心中正自納悶 忽聽窗外有人叫 不禁嚇了一跳 細德 好像是趙奎光的聲音 因道 是趙賢弟嗎 趙爺應說 是我 你把門開開 馬爺道 開着了 你進來吧 趙爺答應 便轉身開門進來 馬爺早起身迎出來 一見趙爺 肋下挾着一個人 細一看正是阮英 不覺驚道 他怎了 趙爺笑道 喝醉了 說道 遂把阮英放在床上 馬爺看了看 果然是醉了的光景 正要問趙爺話 阮英忽然一翻身 哇哇的吐了出來 竟險些旺馬爺一身 馬爺忙閃身把他扶住 阮英吐子坐天 方才 不吐了 却歪着腦袋 依然沉沉睡着 馬爺一皺眉道 這是怎麼醉的這樣兒了 趙爺堵着 鼻子笑道 得着不化錢的酒了 盡力的喝 說着 遂把他喝酒的情形說了一遍 馬爺點頭道 唉 你這也是成心琢磨人 痛痛快快的跟着出去不就完了嗎 趙爺道 那可不成 他不是說是要盜我的靈竹鞭嗎 我倒要看看他多大本領 大哥 咱明天見吧 說罷 轉身就走 馬爺道 你先別走 我還有話說 觀着慌忙跟出來 却不見了趙爺的踪跡 知他必上房

走了 只得轉身進來 却覺得這屋子的氣味 實在難聞 一時又沒法兒打掃 好在屋裏有現成的香 遂點着了一棵 雖然還是臭 總較比花一點兒 隨坐在阮英身旁 兩眼望着他 嘆了一口氣 唉 沒有這麼大的本領 何必說大話 只願你這樣一來 鬧成僵局 叫我可怎麼辦哪 這句話尙未說完 阮英忽的折身坐起來笑道 馬大爺 您別着急 鞭這就算到手了 高大爺一怔道 叻 你這孩子不是醉了嗎 阮英笑着搖頭道 沒醉 您看我這樣像醉的嗎 馬大爺道 現在看你倒是不像醉 可是你方才醉的厲害 這不是你吐的酒嗎 阮英笑道 老爺兒們 您是繞住啦 那是咱們爺兒們的能為 馬殿元一聽 恍然想起趙華陽有一種絕藝 名叫解酒法 無論喝多少酒 都能不醉 而且可以隨便嘔吐 要是裝起醉來 無論誰也不疑惑是假 馬大爺萬也沒想到他也有這門功夫 因不覺喜道 哦 莫非你用的解酒法嗎 阮英點頭笑道 不錯 正是解酒法 馬爺道 這是你師傅說絕藝呀 你多麼學會的 阮英道 早就學會了 不但這個 凡是我師傅的能耐 我都學會了 馬大爺連連點頭道 這也是天才 可是你現在裝醉是什麼用意呢 阮英道 哦 馬大爺 您相老糊塗了 我乘他未備 要盜他的靈竹鞭去 您就等着吧 說着 難身下床 出門便走 馬大爺一見 忙在後跟隨 趕到出門再找 已不見了蹤跡 馬大爺心中甚是喜歡 自回屋中等候 九在語下 却說阮英 出離店房 順大道徑奔趙宅來 走了不遠 就見趙魁光幌恍悠悠的往前走 阮英便遮遮掩掩的跟在背後 來到趙宅門首 趙奎光一見大門關着了 遂躡躑而入 阮英隨後縱上來 往下觀看 只見趙魁光進了下房 遂飛身跳下 躡足潛踪的

來到窗前 側耳細聽 只聽趙爺正和長工說話 料他必得耽誤一會兒 便不怠慢 伏身

奔後邊來 到了內宅 只見屋裏的燈還點的很亮 完氏正自在屋裏坐着喝茶 靈竹鞭就在

牆上掛着 阮英眼珠兒一轉 心生一計 遂伸手彈了彈窗戶 叫道 姑媽姑媽 寇氏一聽

問道 啣 是誰呀 阮英道 我 怎麼姑媽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 寇氏道 是阮英

嗎 阮英道 可不是我是誰呀 寇氏道 你不是醉了嗎 你怎麼又回來啦 你姑父呢 阮

英道 醉 醉 醉 出去一見風就醒了 我姑父在店裏跟我馬大爺聊天哩 我趁這機會跟您

說話來了 寇氏一聽 遂道 說什麼話 我可告訴你 我可主不了你姑父的事

打算找我要靈竹鞭可不行 可是也不許盜 等你姑父回來你再盜 才算有本事哩 阮英道

當然啦 我也不能教您落包涵哪 決不能趁這時候盜 我跟您着幾句話就走

寇氏笑道 有什麼話進來說吧 阮英道 不能夠 虧了您還是名門之女 怎麼

連男女授受不親都不懂得 你不怕瓜李之嫌嗎 寇氏一聽 不禁氣道 胡說 你

這孩子說的是麼話 拿我一個老婆子還怕你小孩子嗎 阮英笑道 不是怕不怕 還

是躲避一點兒好 寇氏道 愛 好好 躲避着吧 你還是及早走着 阮英笑的

我還有好些話哩 你怎麼叫我走呢 寇氏道 有話你快說吧 別等休姑父回來了 他的

性子不好 倘有得罪之處 怪不合適的 倒不在乎你了 對不起你家大人 你明白嗎 阮

英道 是我明白 謝謝你罷 寇氏道 有麼話你就快說吧 別麻煩了 阮英道 好

吧 愛 真個的 你今年貴庚啦 寇氏道 幹麼 你問這個有麼用 阮英道 不是 前些

日子我在蕭河縣遇着我寇大舅了。不是我告訴您了嗎？蒙他老人家見愛，把後半踰筆都傳給我了。寇氏道：不錯，我倒是聽你說了。可是這與歲數有麼關係呀？阮英道：你聽着

我寇大舅傳完了筆可就問我：你知道你姑媽多大歲數嗎？我說不知道。你問這個幹麼？寇大舅說：你既不知道就完了。我說：你要知道這個也不難。等我見了我姑媽

我給你問問。他說對了。等你見面兒給問問吧。方才我只顧着喝酒了。把這件事也忘

啦。趕到回去了。忽然想起來，所以才回來問你。不是我問，我寇大舅問。你明白嗎？寇

氏一聽，這分明是瞎話。唉，何必跟也麻煩。告訴他，叫他走就完了。想着，說道：我三

十八歲啦。阮英道：嘔，多怎嫁的？我趙大姑父。寇氏一皺眉道：你又問這個做什麼？阮英

道：不是我問，是我寇大舅問。寇氏無奈，只得說道：十八歲出的閣。阮英道：喝，這一

恍二十年啦。夫妻倆和美嗎？日氏生了氣道：你這孩子越問越斜。問這個有麼用？阮英道

：那是我問。我寇大舅問呢。寇氏發好氣兒，遂道：和美。阮英笑道：和美很好。是家庭

之福。倆口子最怕不和美，但不知這二十年的功夫，生了多少小孩子呢？寇氏道：一個也

沒生育。這二十年飯您怎麼吃的？寇氏一聽，氣的渾身直哆嗦。說好孩子，說姑媽

這個話。這也是你的寇大舅問的嗎？阮英笑道：不，這是我說的。寇氏罵道：你個

死猴哇。又早快給我滾着。再不滾我可要罵你了。阮英哭道：別別，說到這裏

忽然不言語了。寇氏道：別什麼呀？你及早給我走。要不走，我就胡罵你。真一點

兒王法也沒有啦。說姑媽這個話。正自說着，忽然籬籠一啓，進來一個人。寇氏將

要罵。一看是趙爺。說道：你由那兒來？趙爺道：我從店裏來。寇氏道：您看見阮英了嗎？趙爺道：阮英教我送回去了。寇氏急道：不對。他又來啦。剛在窻戶外跟我說半天話。這孩子可真把我氣死。我斗他進來。他說有瓜李之嫌。問我多大歲數。多大過門生。幾個孩子了。我還有沒有？問我這二十年的飯怎麼吃的。真活活氣死我。趙爺聽了愕然。倒吸了口涼氣道：嘻。你聽着是他嗎？寇氏道：可不是他是誰呀？趙爺搖搖頭道：不能。他醉的那個樣子焉能來的了。寇氏氣道：眼睜是他在窗外說話兒嗎？你來了他才剛不說。他氣了我這半天還不算完。你又來氣我。難他在窗外說話道：你們是局合謀。想要把我氣死嗎？趙魁光道：氣死你是麼話。還個事兒奇怪。他明明醉了。卻可以裝着。那個酒醉是眼看着他喝的。這些些個。難道沒喝進肚子去嗎？你聽明白道：別是旁人冒充他的名子吧。寇氏道：不對。是他的聲音。我聽的出來。絕對沒有二個人。他說了。醉是醉啦。出去一見風就醒了。你不信你出去看看去。他或許還沒走。趙爺搖頭道：沒有這麼說的。喝醉了越見風越厲害。沒聽說見風兒就醒的。說到這兒。猛然想起趙華陽的解酒法。不禁失聲說道：哦。這個孩子別是會解酒法嗎？要這麼着。可一定是他。待我看去。見着。抹身出來。定睛往各處觀看。看見在對面後坡上。爬着一個人。料必是阮英。愈斷喝一聲。好猴兒崽子。你這還往那裏逃。說着。伏身追過來。到南房下。留神看。他並沒動。趙爺心說：嘔。這是疑惑我說詐語呀。好小子。今天我管教管教你。想着。飛身縱上房來。躍過後坡。伸手一抓他。却原來是個皮人。趙爺這一驚真是非

同小可 遂忙喊道 愛呀不好 上了他的當了 你留神牆上的靈竹鞭 說猶未了 就見屋裏的燈 忽在滅了 跟着寇氏就喊起來 愛呀 你快下來 燈可滅了 趙爺那敢怠慢 因飛身跳下 一壁跑一壁伸手把腰間的火摺兒取出來 進屋中一恍 騰的便着了 忙往牆上照 誰知靈竹鞭 已不翼而飛 不由一蹶脚道 愛呀 鞭被他盜走了 一語未了 就聽阮英在房上笑道 對不住 鞭算到手了 咱們爺兒倆明日見吧 諸位 你道阮英怎麼把鞭盜出去的 原來阮英他口中雖跟寇氏說話 他的耳音可擱在外邊兒 他本來有犬守夜的功夫 趙爺一進二道院 他徑聽見聲息了 遂忙飛身縱上房來 躍過後坡 掩身往下看 就見趙爺由外邊兒進來 走進屋裏去 因不怠慢 忙起身抹頭往東 轉到南窗上 把包裹解下 取出皮人 用氣兒一吹 把皮人砍鼓了 故在後坡上 遂轉身又回來 來到上房後窗 只聽趙爺跟夫人說話兒 遂伸舌尖舐破窗紙 眇一目往裏觀看 就在這時 趙爺已然明白了他是解醉法 忙轉身出去 寇氏慌忙走到門前 隔簾櫺往外看 阮英那敢怠慢 用手一推後窗 幸喜還活着了 並沒下削 便用蝎子爬的功夫 微一啓窗戶 遂爬進來 輕輕把窗戶略下 便爬奔靈竹鞭 到近前 伸手就摘下來了 抹身又往回爬 將爬到後窗 忽聽趙爺在房上喊 不申一驚 幸喜蠟燈離着不甚遠 忙運足丹田氣 嘸的一口把燈吹滅 屋裏一黑 寇氏就什麼也不見了 因也高聲喊起來 阮英才得啓窗出來 脚尖一點窗台 飛身縱上房來 就聽趙爺在屋裏喊 愛呀 鞭被他盜走人 阮英道鞭算到手了 咱爺兒倆明日見吧 說罷 遂竄房躍春出離趙宅 徑奔店房來 躍上店房 見屋裏燈光尙明 遂跳

下來 推門而入 馬大爺便聽見聲息入 遂起身向外邊兒問道 阮英回來了嗎 阮英答道
回來啦 隨邁走進來 馬爺一道他笑嘻嘻的 手裏拿着一件東西 像是靈竹鞭 遂道
怎麼樣盜來啦 阮英道 盜來啦 給您看 說着 往前一遞 馬爺伸手一接 便不由一皺
眉 忙撤下軟皮套 注目觀看 遂道 你上他的當了 這鞭是假的 阮英一怔 遂道 怎
麼知道是假的 真靈竹鞭是什麼樣式 馬爺道 你怎麼糊塗了 他的靈竹鞭以什麼爲貴
不是有光嗎 你看這鞭一些光也沒有 再說分量老不對呀 靈竹鞭原是石性 差不多跟鐵
一般 這個分明是羅漢竹的 難道你連羅漢竹也不懂嗎 阮英 跺腳道 唉 我萬沒想到
他還有這麼一手兒 好東西 今天我非把他盜出來不可 說罷 轉身就走 馬爺忙叫 阮
英不必去啦 咱再商量一個別的辦法吧 阮英那裏肯聽 出屋門飛身上房 躍出店房 徑
奔趙宅而來 他心急似箭 步履如飛 不大的功夫 便來到趙奎光的住宅 却恐怕趙爺在
暗地候着 因掩身在牆下 留神看了半天 見無人跡 才湊近家 飛身上房 躍脊登坡
一直來到內宅 只見上房屋裏 燈光已息 料想寇氏必然睡了 可不曉趙魁光在屋裡沒
有 他要在屋裏 決不能睡 一定偷着往外看了 我還不能露頭 這便怎麼辦呢 正自想
着 忽聽一陣腳步聲 忙往下觀說 却見是趙魁光由角門進來 直奔上房 啓簾籠推門而
進 功夫不大 倏的燈就着了 阮英一見甚喜 忙飛身入下 躡足潛踪的來到窗下 側耳
細聽 只聽是寇氏的聲音說 現在有什麼時候了 趙魁光答道 四更已過 差不多有五鼓
了 寇氏道 他別是不來了吧 趙奎光道 不一定 我想他不能不來 寇氏道 怎麼見得

呢 趙爺笑道 他回店一看 鞭是假的 一定憤氣跟書回來偷盜 寇氏道 也不能說一定 他要是不說真假呢 還許喜喜歡歡的明天來找你哩 趙爺道 不能够 瞞的了他 瞞不了馬大哥 馬大哥不能不認識 寇氏道 認出來也不准再來了 天都到了什麼時候囉 趙爺道 嘿 你可不知道 越是這個時候 越容易做活兒 寇氏道 嘔 那麼說這個時候倒很要緊哪 趙爺道 可不是 這個時候人睡的正熟 俗語說的五穀頭上嗎 普通的小賊也利用這個時候 寇氏道 既這麼著 你不在前邊兒看着 進來幹麼呢 趙爺道 我睏了 淨伺候這個還有完哪 我先睡一覺吧 寇氏道 你睡覺靈竹鞭交給誰了呢 趙爺笑道 你放心吧 他盜不了走 我就告訴他地方教他去 他也盜不了走 寇氏道 噯 你可別大意了 隄防賊賊施飛智 他要是急了 變主意可也想的出來 趙爺道 他想出變主意來也是白費 我告訴你 鞭在後花園子百寶箱裏藏著呢 那箱裡有消息 他不去還好 他要去了 准能把他拿住 寇氏道 你可別這麼說 我聽說大八義的六爺是他義父 他義父既會這麼些消息 焉有不教給他的道理 趙爺道 他會消息也不要緊 那還有二人看着了 我也不只說大話 不用他這靈機靈 他若真把後園這間屋子找著 就算他能耐 寇氏道 怎麼呢 趙爺不待說完 便道 別說了別說了 不要被他聽了去吧 阮英一想 我就不信這個 憑我阮 慧應書 連屋子都找不着 我倒要找找 這鞭沒鞭的倒沒有關係 我必要到那屋裏留醒記號 過後好問着他 想查 抹身往東 淮夾道兒 飛身上房 够奔後園來 越過兩層房子 便到了後園 站在房上 留神往各處看 雖然很有幾處 亭台樓閣

只是都漆黑，連一些兒燈光也沒有。阮英心中納悶，嘆一聲：「這箇看守的，莫非黑着燈坐着嗎？」想着，輕輕跳下，各處竊聽，却並無聲息，都不像有人。阮英非常着急，咬啣，真找不着嗎？可真是栽筋斗的日子至了。想着，因一沉思，忽然心生一計：「盪吧吧吧，拍了三下巴掌，隨躲到煖閣旁，伏身牆下，往各處觀看動靜。忽聽假山石後有了動響，又倏的透出燈光亮兒來，像似門開了。有一個人出來，鬼鬼祟祟的探頭往這邊覓看，却自言自語：『我聽着是有人拍巴掌，怎麼沒有人呢？』說猶未了，忽然山石後有人說：『沒人快進來快！別在外邊兒幌了。』那人答應便轉背進去，吱的把門關上。阮英等了一會兒沒有動靜，遂長身起來，躡足潛蹤的來到山石後面一看，却不見有屋子，仔細一看，原來這屋子就在山石裏了。不禁暗道了聲妙啊！怪不得他說我找不着，我若不是用法子把他叫出來，還是真沒法兒找。窗戶都沒有，我怎麼往屋裡看呢？又一想，不能沒窗戶，沒窗戶怎麼通空氣？這箇窗戶一定在頂上了。想着，因一提氣，飛身縱上山石，果見在一塊石頭的後邊兒，有燈光射出。近前來一看，見是二尺見方的山窟，有縱橫鐵鎖，做成寸餘的方眼，往下看，却看的很清楚。只見屋子不大，也就有一丈見方，靠着北牆，有一道黑漆鐵櫃，長約六尺，高有五尺，寬下也有三尺多，鎖口半尺餘長，鑰鎖箱子上，一邊兒一個，坐着兩長工笨漢，當地放着一張床桌兒，上有蠟燈，還擺着許多酒菜等類。只聽左邊兒的這聲叫喚，王大爺，你別大意了。我總疑惑，我明明聽着有人拍巴掌，怎麼出去就沒人了。我聽一定是那猴子阮英來了，你沒聽莊主爺說嗎？方才他來了，把前邊兒張頭們戲耍半天，我聽說怎

變着 那個阮猴子酒裏給撒東西 簡直他都把人糟踐苦了 咱可得格外留神 別上

他的當 右邊兒那個笑道 張第二的 你就放心吧 他有千招萬變 架不住我有一

定之規 他來了也能 他沒來也罷 反正我是不出這這屋 他不能進來硬搶 莊主爺說

只要他一露像 叫咱看見 就不算盜了 明明東西到他手裏 也得拿回來重盜 你想

既有這個話咱還怕他幹麼 就給他來個不出門 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阮英聽了一皺眉 心

說 這個小子可太損了 你要這樣一來 豈不就糟了嗎 想着 正自不得主意 忽見王大

直警氣 張二問道 你警氣幹麼 王大一咧咀道 我肚子疼 想要出恭 王大道 要不我

在這屋裏拉行嗎 張二忙道 那可不成 這麼點兒小屋宇 就勢兒就悶 還不把人薰死呀

王大悟着肚子道 我不樂意出這屋子呢 張二道 你只管去 沒錯兒 你出去我不在這

了嗎 他也不能進來呀 王大道 我上那兒呢 張二道 一出屋就在山石後頭就行 王大

咧了咧咀道 山石後頭那個地方我可不敢去 你記得那年 孫老三因為跟他爸爸鬧氣 在

那兒上吊死了 我坐在這屋裏還駭怕哩 你還討我上那兒去 張二道 合算你是

駭怕不敢去呀 王大作了個醜臉道 可不是嗎 這箱子鎖的這麼結實 他來了也

弄不動啊 看不看的有麼關係 張二道 你說駭怕不就完了嗎 幹麼還說這麼些冠冕話

王人道 說那個不是還好聽點嗎 說着 忽一咬牙 噉嚙不行 疼的厲害 好

兄弟 我在這兒吧 回頭我打掃 張二道 你收拾也不成 這屋裏就不用呆人

了 這麼着吧 我跟着你去行不行 王大道 行是行啊 誰看着靈竹鞭呢 張二道

了 這麼着吧 我跟着你去行不行 王大道 行是行啊 誰看着靈竹鞭呢 張二道

靈竹鞭不要緊 屬你講話 這裏結實的箱子 他沒法弄開 要走快走 王大道

靈子 覺得很結實 不易扭斷 遂長身往山下觀看 只見張二拉王大上山石後頭去 王大

不去 因說不行您哪 那個地方實在森的慌 張二撇嘴道 喝 看你這個胆子啊

上橋底下可行啦 王大點頭道 那兒行那兒行 說着 兩人遂繞過矮閣 够奔小橋去了

阮英大喜 心說 這可是天助我成功 不敢怠慢 一縱身軀 跳下山石 推門進屋 來到

箱子近前 看了看那鎖孔 也是普通的鎖 便由百寶囊中取出鋼絲小簪子 配了一個鑰匙

順孔插進鎖 用力一通 啷的便開了 忙把鎖落下 打開箱蓋兒往裏一看 只見在箱子

裡邊兒放着靈竹鞭 外有黃緞錦皮裹着 比那只假的貴重的多 料不致於再假了 遂探身

去取 却因爲身體太矮 够不着 遂往起一縱身 用一個珍珠倒挂的功夫 兩脚尖勾住箱

沿 探身來取 仍是够不着 只得脚尖一鬆 兩手一扶箱底 腿兒落下來 却萬沒想到

就在他一扶箱底之際 噹啷一聲 箱子蓋兒自行蓋上 阮英大驚 忙長身用手托時 却休

想分毫活動 這 來可把阮英吓壞了 因爲這箱子不透氣 一會兒還不悶死 想着 因縱

身往箱蓋上撞 可嘴的撞了半天 也不見活動 就在這個時候 忽聽外面有人敲着箱子道

小猴子 這你還往那跑 你枉自聰明 上了我們莊主爺的當了 却是王大的聲音 原來

趙魁光 自阮英把假鞭盜走之後 料他必定還來 便命寇氏息燈坐着 自己却躍上房來隱

身暗處觀看 功夫不大 果見阮英又回來了 一直够奔內宅去 趙爺原已吩咐好了王大張

二看守百寶箱 預備拿他 見他來了 遂故意由外面進來 到上房屋跟寇氏說話 暗含着把阮英支到後園去 王大張二早由趙爺吩咐好 聽外面巴掌響 出來一看沒有人 便料到是阮英來了 因故意裝着 又裝駭怕 倆人全躲了出去 才把阮英扣在箱裏 這個箱子名爲百寶箱 專爲捉人的 箱底和蓋的機關相連 只要你 按底兒 蓋就自動闔上 非由外邊兒開不開 可是也有暗扎 可以透空氣 把人扣在裏頭也不致於悶死 當下王大一看把阮英拿住 滿心歡喜 遂向張二道 休在這兒看戲 我往前頭兒稟報莊主爺去 張二點頭道 好 你去吧 可快一點兒啊 王大道 慢不了 遂够奔前邊兒來 原來趙爺自把阮英支到後園去之後 便到前邊兒書房來聽消息 王六到窗下一咳嗽 便知必是拿住了 遂問道 誰 王大嗎 王大答道 是我 趙爺道 你進來 王六便答應籠進來 趙爺問道 怎麼樣 拿住了嗎 王大答道 拿住了 遂把經過情形說了 遍 趙爺點頭道 好極了 明日我自着重賞 你去好好看守他去罷 單等馬大爺來了 再放他 王大答應便抹身退出來 一想胡頭兒吃了猴子餡餅 我何不告訴告訴他們 教他們也解解恨 想着 便奔前邊兒來 一看下房屋裏 燈點的還很亮 遂笑道 衆位哥哥在屋裏嗎 四個長工因爲趙爺賞了很多酒菜 正喝酒哩 一聽外邊兒有人叫 是王六的聲音 遂問道 正大弟嗎 王大道 是我 胡頭兒道 快請進來吧 王六便推門進來 衆人忙讓道 一塊兒喝點兒 王大擺手笑道 我剛喝的很多了 現在我來報告你們一個喜信兒 兩個猴子阮英啊 教百寶箱給拿住啦 胡頭兒一聽 遂道 是嗎 這我們可得報仇 衆人異口同音 對了 得報仇

這小子把我們糟踐苦了 王大道 我也聽說啦 要不我來給你們送信兒囉 這個仇你們

打算怎麼報呢 衆人道 咱也灌他 胡頭忙擺手道 不行不行 那不行 他跟咱們莊主

爺有交情 那樣一來 莊主爺豈不要怪罪囉 衆人怔了怔道 那麼這個仇怎麼報呢 胡頭

兒笑道 我有法子 咱到後邊兒去 把他衣裳剝下來 寒蠢寒蠢他 你們看怎麼樣 蒙人

笑道好 咱就這麼辦 胡頭兒忙道 別忙別忙 可別教莊主爺知道 咱們也別都去 留倆

人在這兒聽招呼 去倆人就行了 衆人點頭 胡頭兒便分派 你們倆人在這兒了着 你跟

我到後邊兒去 分派好了 便跟着王大悄悄奔後園 趕來到後園 張二那兒正着念哩 一

看胡頭兒來了 遂道 喝 我說這麼半天呢 敢情你到前邊兒去了 王大笑道 告訴他吧

胡大哥 好教他喜歡喜歡哪 胡頭兒道 張二弟 你不知道 這小子把我們給糟踐苦了

我們這是報仇來囉 張二道 這個仇怎麼報呢 胡頭兒道 好報 我也不打他

我也不罵他 把他領出來網上 剝他衣服 寒蠢寒蠢他 張二一皺眉 遂

道 要教我說 很可以不必 一來他是莊主爺的朋友 倘若莊主爺怪下來吃罪不

起 再說這小子也不是饒人的 現在你寒蠢完了他 等他緩過手來 必還找尋你

何必弄這麼些麻煩呢 胡頭兒道 你不用管 我不怕他 以後他找尋我

我了着他 王大笑道 張老二就是這麼小心眼兒 這又不是把他怎麼樣了 不過是

玩笑性質 就是莊主爺知道了 也不見得怪罪 張二一聽胡頭兒有些不樂意 遂忙道

是啊 倒是沒關係 莊主爺倘若知道咱這兒收拾他 還許笑呢 胡頭兒聽了這話

才喜歡了 遂道 衆位兄弟幫個忙兒 把箱蓋兒打開 留神可千萬別教他跑了 張二道
等等先別忙 有繩子沒有 胡頭兒笑道 有 我早給他預備好啦 說着 由腰間解下一
條繩兒來 在手裏拿着 王大便一扭機關 把箱蓋兒撩起有半尺來高 往裏觀看 只見阮
英抱着肩兒 在箱子角兒蹲着 見他們開開箱子 衝着他們吐舌頭笑 胡頭兒問道 喂
我說小猴 在這裏呆着好不好 阮英笑道 好是好 就是太悶點兒 胡頭兒笑道 怎麼沒
把你悶死呢 方才你的威風那裏去了 阮英道 都施完了 現在就剩了發瘋啦
胡頭兒道 怎麼 阮英道 可不 把我道麼大人給鎖在箱子裏 一會兒還不把我急瘋了
胡頭兒笑道 不好受不是 我估量也是不好受 猴兒我問你 樂意出來嗎 阮英點頭道
樂意出去 胡頭兒道 樂意出來我就把你放出來 在外邊兒可不能賽裏邊兒似的這麼散
拿散放 得拿繩兒網上 這個你幹嗎 阮英點頭道 行 只要出這個箱子 你要怎麼着全
成 胡頭兒點頭道 好 你過來 把胳膊揸過來 讓我網上 阮英點頭 便走過來 扭過
頭去 把二臂一揸 胡頭兒遂伸進胳膊 把阮英牢牢的網上 遂道 衆位兄弟 把箱蓋兒
打開 把他弄出來吧 捆好了 王大等答應 遂把箱蓋兒掀起 把阮英提出來 張頭兒笑
道 怎麼樣 這外邊兒不悶吧 阮英點頭道 自然外頭比裏頭好多了 胡頭兒笑道 好多
了不是 可有一樣兒 我還得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是打算答應我這件事啊 你還是打算上
箱子裏忍着去 阮英笑道 什麼事你說吧 我反正不樂意再進箱子了 胡頭兒笑道 這就
行了 我打算把你衣服 剝下去 讓你涼快涼快 你怎麼樣 要是不樂意 我也決不

費事 還把你扔進箱子裏 阮英點頭笑道 這可是你出的主意 你可別怨我 說着話 忽的兩手一分 探臂把雙筆掣出來 一個箭步縱到門前 雙筆一擺 把門兒堵住 因笑道 你們一個也跑不了 衆人大驚 忙往地下看 只見繩子 吞了一個套兒

不禁驚得喊出來 哎喲 伸手上沒骨頭 原來阮英他會縮骨法 真要是把他鎖在

箱子裏不動 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也是該着胡頭兒倒霉 偏偏要羞辱他 以致被他逃脫

阮英一聽說他手上沒骨頭 不禁笑道 胡說 你手上才沒骨哩 這該我問你了 你們是打

算老老實實的受綁 還是等我用筆在你們身上扎幾個窟窿 四人聽了面面相覷 因都埋

怨胡頭兒 不該報仇 胡頭兒急了道 你們別混埋怨人 他跑不了 看我拿他的

說着 回手把橙子舉起 便奔阮英擲來 阮英往旁邊一閃 跟勢一個箭步 縱到胡

頭兒面前 把右手筆一擺 惡狠狠照定胡頭兒咽喉便刺 胡頭兒嚇得喊起來 噯呀完噲

阮英筆到近前 却往上一挑 唵的把他咀巴割了一下 刷的血就下來了 嚇得胡頭兒悟了

咀巴道 噯呀你別扎 我脫 阮英笑道 脫 快着點兒 慢一慢我就把你身上扎個亂七八

槽 王大等知道他的本領高強 只呆呆的看着 也不敢動彈 胡頭兒無奈 只得央道 好

少爺 您饒了我吧 您還跟我一般見識嗎 阮英眼珠兒轉了轉道 不剝你也行 你們

四個人都給我上箱子裏去 不去我就剝你 要不然我就全把你們扎死 胡頭兒回頭看了看

衆人 隨道 那一樣也不好受 您再出個別的道行嗎 阮英道 不行 你要再就乎 我可

又要扎了 胡頭兒忙道 不不不就乎 隨回頭跟王大等商議道 較比起來 還就是上箱子

裏好點兒 要不然咱就進箱子吧 張二皺眉道 都是你多事 進箱子就進箱子 阮英道 快着點 四個人一塊兒往裏跳 四人無奈 只得登箱沿兒 躍身跳下去 吧的箱子蓋兒便蓋上了 阮英一笑 遂忙轉身出來 看了看天 己不早了 遂忙伏身 够奔前邊兒來 敢情阮英在箱子裏的時候 已然打開那靈竹鞭看了 却是一只鐵的 料想必還是假的 遂急急奔前邊兒希望把真的找着 到內宅上房窗下 側耳細聽 却聽得裏邊呼吸氣很勻 個已睡着了 阮英很爲難 這麼一片房子 教我往那裏去尋呢 又一想 唉 我錯了 那時早該逼開長工們 只好再找一個人問問吧 想着 便離了內宅 够奔前邊兒 到中庭院 却見大廳房裏 點的燈火通明 並有人高聲說話 阮英一怔 心說趙奎光不是睡了嗎 這是誰呀 在這裏山喊怪叫的 想着 遂輕輕跳下 來到大廳窗下 側耳細聽 只聽說道 我就不明白 你爲什麼不出世呢 這聲音很是洪亮 不像是趙奎光 阮英更是納悶 心說這是誰呀 遂忙跨往窗台 往起一長身 伸舌尖舐破窗櫺紙 眇一目望裡觀看 只見迎面八仙桌 兩旁太師椅 在上首椅子上端坐一人 身量高大 漢仗魁偉 胸寬背厚 膀乍腰圓 面如鎖鐵 兩道濃眉 一雙朗目 獅鼻闊口 大耳垂輪 頷下一部鬚髯 真似鋼絲相仿 頭戴青緞色紮巾 迎門茨菇菜 鬢邊鎖襯着一朵白絨球 身穿青緞色箭袖 藍絨繩打十字絆 一巴掌寬的英雄帶 青中衣薄底快靴 散披一件青緞英雄氅 真是威風凜凜 像貌堂堂 却認得是趙魁光的師弟邱玉龍 只見趙奎光笑道 愚兄自難言之隱 邱玉龍說道 有什麼難言之隱 你可以說 吞吞吐吐的不是我輩所爲 所謂事無不可對人言 真冷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見更往下一伏身，施了個伏地錦的功夫，棒又空了。小孩兒也往下一矮身，棒走掃膛，奔阮英的兩腿便纏。阮英一見，忙在脚尖點地，飛身縱起。小孩兒一見，挺身站起來。意思是等他落下再用棒纏。阮英却不由直着往下落，忙用腰間一盪勁，撲騰一個雲裏翻的筋斗，退出足有六尺，輕輕落在地下。小孩兒一見，因喝聲好，飛身縱過來，抖杆棒直奔阮英的腿下便繞。阮英又往起一縱身，口中說：「該我打棒啦。」說着，把靈竹鞭一幌，砸打小孩兒的面門。小孩兒被光華照的不能睜眼，只得往後一退。阮英跟步進身，橫鞭奔他的腰間打來。小孩兒忙滴溜一轉身，阮英是得理不讓人，又座勢進步，斜肩帶背，舉鞭砸下來。要憑鞭招倒沒什麼，這個光華實在厲害，小孩眼睜不開，只得閃閃躲躲，不恨進招。阮英可得勁兒了，他是追着小孩兒打，倆個人就打在一處。要說小孩兒真不含乎，縱橫跳躍往來如飛，阮猴子就這麼快，又有寶光爲助，竟沾他不着，而且人家的桿棒抽冷子抖進來，稍不留意，就要被人抖上，因也不敢大意，倆人就在這樹林內，一來一往，翻騰起伏的殺了有三十多個回合。阮英沾着靈竹鞭的光，可是吃虧鞭太重，三十回合一過，便覺得力不勝鞭，指揮竟不能如意。人家小孩兒可得了手兒了，滴溜溜圍着他亂轉，竟把阮英給圍起來。阮英心中着急，真要是打不過他，今天我算栽到家了。想着，却急中生巧，因想：「唉，我也朦住了，既有靈竹鞭在手，我何必費勁跟他轉悠哇，不如我就在這裏一站，他進來，我就拿鞭幌他，他要走就由他去。」我這是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早晚把他累爬下，想着，便把勢子一解，見他進招，遂用寶鞭挑，小孩兒真就不能近前，又轉悠了半天，小

孩兒急了道 阮英 你這不算能耐 要沒有靈竹鞭 你早被我棍兒摔了 阮英這 你以為我沾了靈竹鞭的光了不是 告訴你實話吧 我還覺着破了他的累了 真要是有我雙筆

在手 我早就送你到姥家去了 小孩兒道 既這麼着 你就把鞭放下 使你的雙筆多好

阮英道 你給我 我就把鞭放下 小孩兒一聽 遂住了手道 好 給你 說着 回身要

拾包裹給他拿雙筆 誰知包裹却不翼而飛 不禁吃驚道 哎呀 誰又把包裹拿走啦 阮英

往地下一看 果不見包裹的蹤跡 不禁着急道 這可要了我的命了 本來包裹要在他手裡

無論打成什麼樣兒 也有法了把衣裳拿過來 真要是再被別人拿走 可就不好再往回找

了 因此急你火星亂迸 便移怒於小孩兒的身上 遂厲聲喝道 好畜生 你把東西弄沒了

今天我要你的命 說着 奮力向前要跟小孩兒拚命 就在這個時候 忽聽樹後有人哈哈

一陣大笑 叫道 阮英你別着急 東西在這兒了 阮英一聽 忙撥頭觀看 只見由樹後轉

出一人 年約五旬 身高七尺 日字體 虎背熊腰 而似丹霞 兩道劍眉 斜插入鬢 一

雙虎目 皂白分明 準頭豐隆 四字海口 方面大耳 齒白唇紅 五絡墨髯 在胸前飄洒

根根透風 一絲不亂 頭戴翠藍緞子鴨尾巾 橫着 溜紫絨 迎面茨菇葉 鬚邊一朵紫

絨球 身穿翠藍緞色箭袖 紫絨繩打十字絆 一巴掌寬的英雄帶 背巾衣 青緞子的抓地

虎簿底快靴 手裏拿着阮英的小包裹 笑嘻嘻的 却顯得凜凜威風 猴子阮英一看認得

原來却是穿山熊石祿的哥哥 人義士二寶將軍石方 看官 您石大爺由何處來

原來石大爺保鏢回家 想起兄弟多日未見 便帶了長一石長義 够奔寺院去看兄弟

石祿 大爺姓的。石家莊 本來離寺院不遠 不大的功夫便來到了 大爺一看山門關着 遂命長義向前叫門 長義答應 便走上西角門階台 叩打門環 功夫不大 就聽裏面有人念聲阿彌陀佛 那位 石長義道 是我 師兄請把門開開吧 說猶未了 就聽咕魯一聲 門分左右 長義一看 却是小和尚明月 遂問道 我叔父在廟了嗎 明月忙合掌當胸 口念阿彌陀佛 原來是師弟 我師傅在廟了 長義一翻身道 我父親來啦 小和尚一抬頭看見了石大爺 忙迎門出來 手打問訊 口念阿彌陀佛 原來是師伯駕到 弟子未能遠迎 望祈恕罪 石大爺笑道 自己爺兒們 何必客氣 你師傅現在作什麼了 小和尚答道 現在禪堂打坐 石方笑道 你去通稟一聲兒 就提我來了 小和尚答應 忙轉身進去 功夫不大 就聽裏面一聲阿彌陀佛 真是聲若洪鐘一般 石大爺忙抬頭觀看 只見兄弟頭戴僧帽 身穿鶯黃色僧袍 齊護領 腰繫絲條 青中衣 高腰襖子 開口僧鞋 在脖項上帶着一百單八顆念珠兒 誰見過西方納羅漢 這簡直就是銅鑄金剛 只見他走出門來 手打問訊 口念阿彌陀佛 兄長到了 兄長裏邊請 長義忙向前給叔父磕頭 石祿一擺手 叫長義免禮平身 大哥請禪堂坐吧 石大爺點頭 隨同他進來 進穿堂 越過大殿 來到禪堂殿 只見上房三間 東西廂房各兩間 院內種竹栽花 非常幽雅 小和尚忙把上房簾籠打起 石方石大爺邁步進來 只見迎頭是几案 八仙桌兒 左右有兩把椅子 在條案上 擺着佛家納萬卷經 木魚 手磬 金鐘兒 玉磬等類 在牆上 却高懸着聖旨 石大爺一見旨意 忙跪倒行禮 行禮已畢 石祿讓坐 石長義重新又給叔父行禮 石祿伸手相

摻 留神觀看 只見長義生得越發英俊了 心中非常喜悅 因笑向石方道 大哥 此子倒生得好福相 將來一定能增光耀祖 我們石家總算有後了 石大爺笑道 你喜愛他 就把他過繼你 將來給你送終 石祿笑道 多謝兄長 出家人 身在方外 自有徒弟送終 用不着兒女了 說話之間 小和尚獻上茶來 茶罷擺盞 石祿遂笑向大爺道 大哥 現在八義弟兄 又出了一件新奇的事 您知道嗎 石方道 嘔 有什麼新聞呢 我倒沒聽說呢 石祿道 現在八義都在汴梁了 只因有一位金公子 家有祖傳的七顆寶珠 意欲進獻給萬歲爺 誰知有國舅馬鵬 暗把真實換去 萬歲金殿試驗 見寶假了 當時龍顏大怒 發下刑部審回 宋土公得着這種消息 因金公子的先人待他有恩 要幫救金公子 聞得那七顆寶珠 被馬鵬得去 却在他後花園中聚寶樓裏 那聚寶樓 各種消息 又有許多護樓之人 實在難破 故而耽扣許多日子 至今還沒有頭緒 我本想進去 助他們一臂之力 怎奈我是個和尚 沒有聖旨不能入都 大哥無事 何不進一趙京 在暗中幫助八義 以報當年義破長蛇陣 救小弟性命之恩 大爺點頭笑道 好 我也正想出去走走 一來這幾年呆的我實在悶的慌 二來長義這孩子也不小了 很該出去閱歷閱歷 可是他 懶 出去我不放心 我正好趁此帶着他出去見見世面 石祿聽了大喜 因問大哥 您何時起身呢 石大爺道 要走馬上就走 石祿點頭道 好 便命小和尚預備酒 給大爺餞行 爺兒三個一處用了飯 石大爺遂告辭 帶着長義出來 石祿送出寺院 却不住囑咐 諸事要小心 不可大意 見了列位賓朋替小弟問候 石大爺一一答應了 遂別了石祿 到家中稍微安

置安置 帶足了盤費 然後同長義動身 順光道奔汴梁而去 一路之上 無非是八個字
曉行夜宿 飢餐渴飲 也非一日 這天來到汴梁 拿耳朵一聞訊 八義弟兄都在十
老標店了 便帶着長義够奔標店來 趕離不遠 忽見馬殿元帶着一個小孩兒出來 奔城外
走去 大爺細一看那小孩兒的像貌 料必是猴子阮英 由心中納悶 心說 他們爺兒倆
這是幹麼去 憑着 便暗隨於後 出了汴梁城 順大道來到趙家院 才知他你是要請趙魁
光 因站在村外大樹下看着 却見馬大爺擰着眉頭着 帶着阮雄出來 便知是沒請出來
因見他住了店 便於夜間換好了夜行衣 到店房去探 只聽阮英要盜靈竹鞭 爺兒倆個
都暗隨於後 來到趙家院 本想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怎奈無從下手 後來阮英得悉靈竹
鞭的所在 下水池去盜 石長義却趁這時候把阮英的衣裳拿走 阮英得了靈竹鞭上塚 不
見了衣裳 自是萬分驚訝 因見有黑影一幌 便追出村來 到大樹下見是一個少年 阮英
向他要衣裳 那小孩兒不給 二人因而動手 後來阮英見衣裳又別人盜走 心中大怒
要與小孩兒拚命 石大爺這才露面兒 把長義喝住 阮英一看石大爺的骨格像貌 穿章打
扮 說話的口吻 便知必是老前輩 遂忙向前行禮道 這位老前輩 我這兒給你行禮了 未
領教你貴姓大名 仙鄉何處 石大爺一聽 不禁笑道 孩兒呀 你怎麼連我都不認識了
老夫祖居下江石家堂的人民 姓石名方字行矩 別號人稱雙蟻俠賽崑崙的便是 阮英一聽
遂道 哦 你是石大伯父 這你別怨我不認得 咱爺兒倆有見過面呀 來來大伯父請
上 受小侄大禮參拜吧 說着 屈膝跪倒 堆金山側玉柱納頭便拜 石大爺笑道 快起來

吧 你的衣裳呢 阮英站起來道 不是教這位哥哥給藏起來了嗎 石大爺聞聽

遂向長義道 快把你阮英哥哥的衣裳拿出來吧 石長義答應 遂爬上樹把包裹解下

來遞與阮英 阮英接過來 說了聲謝謝 便打開包裹 穿戴齊整 石大爺叫他們

小弟兄相見了 彼此行過禮 阮英問 石大伯你這是由那兒來 到在這裏有何公幹 石

大爺道 由家裡來 聽說你們爺兒們要破聚寶樓盜七寶珠 特來幫個忙兒 阮英聽了喜道

好極了 我先謝謝你 請你跟我到店裏去吧 我馬大爺還等着哩 石大爺一擺手道 我

不便跟你去 倒像我們在暗地幫着盜賊似的 顯着你不高明了 你自己回去吧 咱們汴梁

城裏見 阮英一聽這話很對 遂道 既這麼着 我也不攔你了 我各位叔伯父 都住在十

老鏢店了 你請到那裏 咱鏢店見吧 石大爺點頭 便帶着石良義回奔汴梁去了 焉知石

大爺的爲人好靜 向來不愿意和衆人大堆相處 此次的來意 也就是暗中相助 自然不肯

到十更鏢店去 却在暗中偷探各府 才有個賣槍赫羣賊 大戰飛燕子等熱鬧節目 這是後

話不提 却說當下阮英見石大爺父子去後便回到店中 這時天已大亮 馬大爺正不放心

忽見阮英手托一物 笑嘻嘻的進來 不禁大喜道 盜來了嗎 阮英笑道 盜來了 這回可

不知是真是假 你看看吧 說着 把靈竹鞭遞過來 馬殿元接過 一顯這分量 便點頭道

對了 這不會假了 說着 遂忙掣出來 只見霞光萬道 瑞彩千條 真好一件無價之寶

看完了忙又裝在套內 隨笑問阮英 你怎麼盜出來的 阮英遂把經過說了一遍 馬殿元

喜道 邱玉龍來了嗎 好極了 咱們去找他 靈竹鞭到手 看他還有何抵賴 阮英一擺手

道：你先別忙。我這肚子還餓着哩。咱們先吃點飯再去吧。馬大爺點頭：便叫小二打臉水盥漱已畢。隨便用些點心。便算還店飯賬。出店房。便奔趙宅來。到趙爺門首。從人一看馬大爺來了。忙往裏回稟。趙奎光邱玉龍二人正在廳中爭辯。一聽說馬大爺來了。忙出來迎接。見大爺行禮。馬殿元忙伸手相摻。叫道：邱賢弟。你多怎來的。玉龍道：昨天裏來的。阮英站在一旁。刮低頭木語。趙爺心中納悶。因想：這孩子不是被寶箱給拿住了嗎。怎麼又出來了呢。因見他低頭不言語。心想：必是被馬大爺救出去。他鞭也沒盜出去。所以搭拉了腦袋。今天一定是認罪服輸。苦苦哀求。我姓趙的。還就是死心眼兒。盜不出去。靈竹鞭。休想我跟你們走。想。因捻髭不語。阮英翻眼看了看他。不禁心中暗笑。却聽馬大爺叫道：阮英。你見見。這是你邱叔父。阮英連忙向前行禮。邱玉龍伸手相摻。趙奎光怔往裏相讓。大家一同進來。到大廳。重新又見過禮。遂分賓主坐定。從人獻上茶來。馬大爺便問玉龍：你是由那裏來。玉龍道：我由鏢店來。聽說你跟阮英來請趙二哥。我恐他老人家不出去。所以隨後追了來。馬大爺點點頭道：嘿。你也是怕他不去嗎。他還是真不出去。我死說活說。後來他求出一個條件。教阮英盤靈竹鞭。能盜出鞭去他才出世呢。如果盜不出靈竹鞭。他還不出去。邱玉龍點頭道：是啊。我已經聽說這種意思了。可是這靈竹鞭盜出去沒有呢。馬大爺將要容話。阮英忙道：沒有呢。你想。我的能耐。那能盜的出去。靈竹鞭哪。我不過是跟趙大爺撒個嬌兒。你替我說。教他老人家出去吧。邱玉龍一聽。遂問道：二哥。你的意思怎麼樣。趙奎光笑道：我沒有意思。我就問他一句話。鞭盜出去了沒有。邱玉龍道：沒盜去。你便怎樣呢。趙奎光搖頭道：丈夫說話。如板。

上釘釘，焉能說了不算。鞭盜不出去，我當然不能出去。邱玉龍道：「那個值兒咱不提了。今天算發請你，你怎麼樣？」趙魁光道：「賢弟找我，我本不應該駁，可有一樣兒，要沒有盜鞭那箇砸兒行了。如今打着罵着教我去拚命，我怎麼變個廢賤骨頭呢？」阮英聽了，遂跳起來，指着趙爺說道：「好你個刁惡的趙奎光，你太狡猾了。」左說左有理，右說右不去，不用你這麼學人。我們用不着你。靈竹撼不是光你自己有，我們也有一條。」馬大爺給他看着，看完了咱們走。總得用他嗎？」馬爺一聽，由英雄斃內將靈竹鞭取出來，雙手一托道：「賢弟你看，這是什麼？」趙奎光一見，正是自己的靈竹鞭，便不禁怔了。阮英冷笑道：「教你看看光你自己有嗎？」我們這條照樣兒也能破喪門劍。看完了咱們走吧。」邱玉爺道：「便知被盜出來了。」遂站起來道：「有這箇兵刃，誰也會夜，他不出去，就叫他在家里呆着吧。」走哇走哇。馬大爺忙擺手道：「別鬧別鬧，你們坐下。」趙賢弟實不相瞞，鞭算是阮英盜出來了。你所說的話，還算數兒不算數兒呢？事到如今，趙魁光也無法狡辯了，不由嘆了一口氣道：「我自然不能說了不算，可是我得問問，這個鞭怎麼盜出去的？有人幫忙可不行。」阮英又哈哈了一聲，遂把盜鞭的經過，滔滔的說了一遍。趙魁光聽了，點點頭道：「好，我佩服你。我與你們出去就是了。」馬大爺大喜道：「這不完了嗎？那慶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就走吧。」趙魁光笑道：「何必這樣忙？咱們用過飯再走吧。」馬大爺點頭，遂把靈竹鞭遞還趙奎光。趙爺掣出看了看，並無損壞，遂吩咐從人擺酒。爺四個一同吃過，趙爺因告便到後宅換了一身衣服，跟寇氏說明，回到前廳，把老主管叫了來，囑咐好好的看守宅院，吩咐已畢，遂

同馬殿元 邱玉龍 猴子阮英 爺兒四個一同朱身 離了趙家院 徑奔汴梁城來 進城走了不遠 忽見八義弟兄慌慌張張迎面走來 馬大爺一怔 忙迎過來 宋大爺一見把趙爺請來了 心中甚喜 遂忙見過禮 馬大爺忙問 你們這是往那裏去 宋大爺道 開封府馬大人命人到鏢店去叫 不知有什麼事 我們得趕緊去看看 您受累陪着趙賢弟先到鏢店等一等吧 我們隨後就來 馬爺點頭 彼此便分了手 原來宋士公 自馬大爺邱玉龍 先後去請趙魁光 一晝夜的功夫未見回來 甚是不放心 大家正計議這回事 忽有夥計來報 有開封府的官人特來求見宋大爺 宋士公一聽 忙吩咐快請進來 夥計轉身出去 功夫不大 帶進一個人來 宋大爺一看認得 是快班上一位小頭兒 遂忙站起來 回頭兒有什麼事嗎 馬頭兒忙行過禮道 有事 我家大人 命我來請衆位義士跟着去一踰 有要事相商 宋大爺一聽 便知又有非常事發生 遂問道 什麼事你知道嗎 高頭兒搖頭道 我不知道 您到了那裏自會明白 宋大爺點頭道 好 諸位賢弟 隨同愚兄走一覽吧 趙華陽等點頭 便領了英雄跟隨馬頭兒出店 够奔開封府來 行至中途 恰巧與馬殿元等相遇 阮英一聽馬大人請有事 便要跟着 趙華陽道 唔呀 混賬王八羔子 你跟了去誰陪着我們當尿子叫 宋士公道 想來也沒有什麼事 你只管陪着他們三拉回鏢店 我們也就回來 阮英點頭 遂和衆人分手 陪着馬大爺等回鏢店不提 却說宋士公率同衆弟兄來到開封府 楊凱楊俊忙迎入班房 當時命馬頭兒回進去 功夫不大 就下來傳話 說大人有請 宋士公一聽遂忙隨同馬頭兒到書房來 只見僮兒在門前站着 見宋士公等到了 便把簾櫳挑

說道 諸位義士爺到了 我家大人有請 宋士公等忙答應 走進書房來 馬大人一見 忙起身相迎 羣雄搶行幾步 給馬大人行禮 馬大人忙摻住 命僮兒海座 八義謝了生 僮兒獻上茶來 宋大爺一看馬大人滿面愚容 不知又因了何事 遂問道 大人 遂把小人等喚來了 但不知有何事故 馬大人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 真是一事未完又一事 一宗未了又一宗 如今金公子的事還沒有辦完 竟又出一件禍事 簡直是成心跟本府過不去 你看可不把人愁煞 宋大爺一怔道 哦 又出了什麼禍事呢 馬大人又嘆了一聲道 唉 昨夜間有胆大賊人 潛入宮院 盜去爺家三寶 這也罷了 決不該留詩指說本府知情 萬歲震怒 當時便要拿我是問 幸有寇相從中解釋 故而限我三天 要人贓俱獲 在三天之內 若把三寶找回 萬歲爺必有賞 若逾限拿不到賊人 便拿我問罪 我想這盜寶之人 既得了三寶 還能在汴梁呆着嗎 一定要遠走高飛 請想這三地的期限 那能拿的着 可不把入急煞嗎 羣雄聽了 都不禁一怔 宋大爺忙問道 但不知他留的詩句是什麼話語 您可銀記得嗎 馬大人點頭道 我已把詩抄來了 你們來 說着 由袖口內取出一封字柬來 遞與士公 宋大爺忙接過展開觀看 只見上面寫着三首詩 第一首是五言四句 寫的是 飛身躍陡簷 燕巢窠內潛 止在萬佛殿 盜去五佛冠 第二首也是五言四句 寫的是 一氣入京都 文武滿胸中 前來萬佛殿 盜去紫金鈴 第三首乃是七言四句 寫的是 盜去三寶喜氣揚 漂萍四海走八方 萬歲若知誰爲首 須同知府馬德昌 宋大都看完知道這是冠頂詩 分明寫着飛燕子盜 一文錢盜 遂笑問馬大人道 大人 您不必着急

這個盜三寶的賊人，並沒離開汴梁城，而且他就在眼前才。馬大人道：「哦，你可以知道呢。」宋大爺一笑，遂把字柬一捧道：「大人請看，他前邊兒這兩首，乃是冠頂詩，您光念頂上這幾個字，是飛燕子盜，一文錢盜，想這飛燕子，乃是千良的綽號，一文錢乃是他們于家爺兒們的門戶。這三寶顯是于家父子兄弟所盜了。現在他們就在國舅府住着，我們破聚寶樓順便就可以把他們拿獲了。」大人聽了喜道：「哦，那末你們何時破聚寶樓飯？」宋大爺道：「我想就在今天夜裏，因為跟寇相約定的期限到了。今天若不去破樓，以什麼去回覆寇相爺呢？」大人點點頭道：「此去破聚寶樓並非是容易的事，事先你們也有個計劃沒有呢？」宋大爺道：「計劃是早經商定了，只因爲人位不齊，所以遲遲未能進行。現在各路英雄都請到了，便要按原定計劃，穴舉入國舅府。這一去便要成功，只是還有借重趙相爺的地方，還得請您去請示寇相，徵求你老人家的同意。」馬大人道：「你們是什麼計劃，有什麼借重寇相的地方？」你先跟我說一說。」宋士公道：「我們大家商議的，是此次破樓盜珠，有一件最大難題，因爲馬鵬身爲國舅，府裏有的是護衛，而且還可隨時提調官兵，我們去了自然要被目爲賊匪，破聚寶樓又不是偷着的事情，必須一面明目張胆的跟他們動手，一面破樓盜七寶珠。這樣，倘若那國舅從別處調了兵來，我們就沒法下手了，必須請寇相到國舅府去，把馬鵬伴住，使他不能目親我等破樓情形，就不致從旁處調兵了。光他府裏的護衛，我們自有相當的方法對付，再請寇相設調法一些官兵，埋伏在國舅府的附近，也並不是教他們帮着，單等我們把聚寶樓一破，七寶珠得到手中，便可以虛張聲勢，助我們一些威風，我們

拿住賊人等 也有地方交代 這兩件事要求 大人可能辦到嗎 馬大人連連點頭道 行行馬鵬也是寇相門生 寇相既跟他有師生之誼 自然容易把他伴住 其餘調官兵的事 那更不成問題了 這兩件事都可以辦的到 既這樣我現在就到寇相府去一踰 你們稍候一會兒 聽我一箇回信 也好早早破樓 免得再生枝節 你們看怎樣 宋士公忙道 好極了 現在我約來七八十位標行的朋友 都在十老標店住着 等寇相第一恩准我們的辦法 就可以進行破樓了 馬德昌點頭道好 那末你們稍候一會兒吧 既罷 遂吩咐外面預備轎 先走進暗間 換了官服 一時差役來回話 轎已順好 大人遂出書房上了轎 帶着楊凱楊俊 出府衙徑奔寇相府來 不多一時 來到相府 大人下轎 頰門公道稟進去 這時寇相爺正因為聽不着他們的消息 心中很懸念 一聽馬德昌來了 便忙傳話 教他進來 馬德昌遵諭 來到越相書房 小僮兒給打起簾籠 馬大人躬身而入 見寇相行禮 寇相爺擺手命他坐下 馬德昌謝了坐 欠身坐在一旁 寇相遂問道 三寶的事情怎樣了 可有點頭緒嗎 馬德昌遂回答 已有了線索 據宋士公說 盜寶之人 名喚飛燕子子良 因為他所留的詩句 乃是寇頂詩 已書明是飛燕子盜 這箇子良現在國舅府 等他我破了聚寶樓 順便就可以把此賊拿獲了 寇相爺點頭道 他們幾時破樓呢 馬德昌道 今夜就要去破樓 可是有兩件事要求你老 求您恩准 寇相爺道 嘔 有什麼事 你只管說 能行的我自然要幫助 馬大人忙謝道 遂把宋大爺所要求的事說了一遍 寇相聽了 翻眼皮想了想 隨道行 這末辦吧 你回去跟八義說 就提我今晚二更時 一定到國舅府 他們早到

了。可以在府外等我。大家兒上一面。再分頭進行。你也別閑着。晚飯後。就可以秘密動身到五營節度衙門。傅本閣的論。着節度使卞撫達率領五百隊。到國舅府附近去等候。本閣。單等八義一到。就跟他約定。他們一天盜出七寶珠來。我伴住他一天。三天盜不出來。我等他三日。多怎把七寶珠盜出來。你可以到國舅府去聲言拜望他。我就知七寶珠到手了。你我再一同回衙。等等大八義把國舅拿獲。再入朝面君參奏。你看如何。馬大人忙助。這是妙計。如此一辦。預料足可成功。此次大八義邀了許多朋友。都是標行的英雄。幫道破聚寶樓盜七寶珠。足見八義素日義氣凜凜。所以到了這種難關。人才拚命相助。寇相爺點頭道。很好。你回去可以跟八義說。教他寫一本花名冊。凡是破樓之人。都可以把名姓寫上。將來我一定要保舉。現在時候已不早了。你趕緊回去吧。馬德昌忙答應。遂起身告辭。出了寇相府。乘坐大轎回開封府。在衙前下轎。來至書房。八義忙迎接着進書房坐定。宋大爺便問道。大人見寇相爺怎麼樣了。馬大人笑道。所求的事都恩准了。說着遂把見寇相爺的經過說了一遍。宋士公大喜道。既這樣我們也要告假回去了。大家好商議進行。馬大人點頭道。那末我也不留你們吃飯了。要緊把花名冊子造出來。日後必有好處。宋大爺唯唯稱是。拜辭馬大人。率同衆兄弟。離了開封府徑來十老標店。見了羣雄重新跟趙奎光見過禮。大家便問。大人叫有什麼事。何以這許多時候才回來。宋大爺就把聖上丟三寶以及馬大人見寇相的經過說了一遍。羣雄喜道。既有五營節度使率兵相助。我們就毫無所懼了。事不宜遲。我們趕緊吩咐派進行。宋大爺點頭。忙着先造花名冊。三手將殿龍

道 我來寫 說着 提筆在手 先寫十老 再寫五路標頭 換着便寫殿青 朱林 魯玉魯
青 飛行俠客朱坤 青爪熊左奎 大爪熊寶玉 賽判兒趙奎光 鐵爪邱玉龍 神鞭鎮山東
馬殿元 賽英布薛桐美 玉面金鋼馬通 粉靨金鋼馬俊 巡海蒼龍俠莫蛟莫雲章 自在逍
遙俠殿陽寶森 神電羅漢上官達 忠孝二郎韓冲 野飛仙長韓美 席倫寶 席倫禮 方佩
明 方佩鐸 劉志江 劉志海 張凱山 胡小山 薛祿 薛利 齊秉義 三尺鬼劉智 飛
天鼠單達 賽一虎陶子發 賽燕英林子發 賽君立張智 小白猿係立 寶刀俠宋士公 神
偷趙華陽 一枝梅苗慶 水上漂白崑 夜行鬼張明 鬼剃頭陶金 阮宏芳 金飛虎 姜玉
龍 雷順 唐鐵牛 白平 猴子阮英 甘傑甘羅馬 惡魔女甘素英 劉蓉 劉惠 劉華
穆德芳 穆鳳英 尤玉環 老少男女共有七十三位 都寫好了 便吩咐預備酒飯 大家飽
餐了一頓 由三手將殿龍派遺羣雄 分爲四路 八義先行 去會見寇相爺 然後在國舅府
後會齊 都分派完了 收拾齊畢 各自帶好兵刃 八義先辭了羣雄 出了標店 徑奔國舅
見國舅府不遠 在路旁有一座涼亭 六爺的眼快 遠遠有見涼亭裏有人坐着 遂道
諸位哥哥 你們看 大約寇相爺已來了 宋士公道 是嗎 怎麼這樣早 說話之間已相隔
不遠 忽見由亭裏走出一人 高聲喝問 前面來者何人 報名前進 現有大帥在此 宋大
爺一聽 料是五營節度使卞大帥 便忙報了名姓 卞帥遂道 你等來了很好 寇相已等候
多時 快來相見吧 宋大爺忙答應 領率同衆弟兄 够奔涼亭 原來寇相曾用過晚飯
稍微休息了一會兒 便命外面順轎 然後帶了幾名衛士奔國舅府來 趕到了涼亭 便有馬
德昌下撫達來迎 敢情他們天一黑就到了 見寇相到了 忙迎上涼亭 早已預備好坐位

二人一齊見禮。寇相爺擺一手，命他二人也坐下。然後笑道：「八義他們還沒到嗎？」馬德昌道：「他們總得二更天來。」寇相道：「現在有什麼時候了？」馬德昌道：「已快交二更啦。」寇相點頭，隨問卞帥道：「今天你帶來多少人馬，都埋伏在那裏了？」卞撫達忙答的：「五百人。」現在已秘密把候府圍困了。寇相點頭道：「好極了。」這只等八義來就可進行了。正說之間，馬德昌忽用手一指道：「那邊有人來了。」想是八義他們吧。卞撫達一聽，忙回頭觀看。果見來了許多人，遂出亭閣問：「果然是八義，遂把他們帶進亭來。」八義一見寇相爺，忙跪倒叩頭，口稱恩相在上。民子宋士公等，給恩相叩頭。寇相爺含笑，道：「你等起來。」八義忙答應站起。又見過卞元帥馬大人。寇相隨問道：「你們的人都到了嗎？」宋大爺忙回道：「他們隨後就來。」寇相爺道：「好，回頭他們來了，你領他們到這裏來。」我要見一見。宋大爺忙答應是。既這樣，七弟你回去迎一迎他們吧。就提寇相爺要見，見，教他們都到這裏來。阮宏芳答應，便走下涼亭，如飛而去。寇相爺便問道：「宋士公，你們怎樣計劃破樓呢？」宋大爺忙答道：「我們共是七十三人，共分為四撥兒。一撥兒由民子率領，專管破樓盜竄。一撥兒由莫雲章莫老俠率帶，導會門護守聚寶樓的兩人。十老五路標頭算一撥兒，担任給我們兩撥打接應。還有三手將殿龍帶領一撥兒，在府外打外圍子。押了着捉拿漏網的賊人。寇相爺一聽，分派雖然很簡單，却很週密。因點點頭，就在這這時候，阮宏芳已會合羣雄，率同他們奔涼亭來了。到亭外一站，聽候相爺的示下。寇相爺一見亭外高高矮矮，胖胖瘦瘦，竟有七八十位，忙起身出亭來觀看。十老在前，遂領頭給寇相爺行禮。寇相道：「你們的花名冊呢？」拿來我點一點名。都點識認識。殿龍一聽，忙把花名冊呈上。寇相爺命馬德

昌黠名 招呼一個 寇相爺看一個 真是高矮不等 醜俊不一 各人有各人威風 各人有各人的煞氣 都看完了 心中非常喜悅 想差遠道 諸位義士 現在你們雖然

是爲了私交

却也是給官家辦事

大家務須要努力 事成之後 本閣一定要保舉

就是不願爲官的

也一定有好處

尋雄聽了 遂忙相謝

寇相爺道

現在咱

可以分頭進府了

我去把馬鵬伴住

你們去破樓盜寶

一天盜出來

我等你們一

天 兩天盜不出來

我等你們兩日

多怎把七寶珠盜出來

可以教馬德昌去拜望

我就知道是盜出來了

我便好回府

你們就進行拿賊

切不要放走馬鵬及盜三寶的賊人

你們明白嗎

羣雄點頭道

小民等遵命

寇相爺道 既然如此 來人哪 順轎 打遵國舅府

宋大爺忙道

恩相且慢

小民還有一事告稟

寇相爺道 嘔 什麼事 你只管說 宋大

爺道 恩相帶的護衛太少

小民實實不放心

愚意打算命兩人跟在你的身旁

隨時保護

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寇相道 那倒不必

我知道你們用人

何必再教我占兩個人去 有他

們幾個入保護

足可以行了

宋大爺道 不 這兩個入跟你去最爲恰當

因爲除此之外

並沒有他們什麼事

說着 遂回頭叫 姜玉龍白平

你們二人過來

白平 姜玉龍忙答應

來至近前

宋大爺用手一指

笑向寇相爺道

就叫他二人去做你的書童 隨侍左右方

保萬全

寇相爺本來很喜愛他們倆

一聽說教他倆去

心裏很喜歡 遂點點頭道 好 教

他二人跟我去吧

宋大爺大喜

便囑咐姜玉龍 白平

小心保護相爺 二人連連答應 寇

相爺遂上了大轎

姜玉龍白平在轎杆左右一邊一個

八名衛士在後相隨

遂够奔國舅府來 將一過護莊河小橋

高聲喊道 牆上莊兵聽着 現有當朝寇相爺來拜望你家侯爺 急速開莊門 報與你家侯爺知道 不得違悞 莊兵一聽寇相爺來了 忙答應 傳話開莊門 一壁命人飛奔國舅府去報告 原來馬鵬 自連日來八義時常來攪鬧 損壞了許多東西 一個也沒拿着 心中非常氣忿 又因爲于良出主意刺相爺也沒成功 反被馬德昌把于永寬 于永立 于永福 于永祿拿住 心裏非常不安 深恐他四個人招出實供 那寇相爺決不肯輕饒自己 因而十分煩惱 言語間 很露出嫌于良無能 所行非計 于良心裏很慚愧 便打定了一個主意 也沒讓國舅知道 便於夜間換好了夜行衣 進汴梁城 城入皇宮 打算着盜出一些寶物 要暗害馬德昌 偏巧正赶上當今天子在萬佛殿諷經 原來這位徽宗天子自幼好佛 每日子夜必在萬佛殿諷經千篇 然後之回寢宮安歇 他隨身穿戴有三種寶物 乃是大唐太宗時赴西天取經的唐三藏所遺留 係五佛冠 千佛紫金鈴 萬佛紫羅衣 這三件寶貝穿戴在身上有許多好處 五佛冠戴在頭上 能醫頭疼 清醒腦筋 使人萬念俱除 紫金鈴能够避邪 一搖助其聲能聽三里地 可是在近前聽 也是這麼大聲兒 萬佛紫羅衣穿在身上 可以祛寒避暑 因此這三件寶貝 天子最爲珍愛 每逢誦經 必把五佛冠 紫羅衣穿戴上 手搖紫金鈴 嚙嚙嚙之聲 遍處皆聞 于良一躍上禁城 便聽着這響聲 因順着聲音走了來 到萬佛殿 恰巧萬歲爺諷經完畢 有太監伺候着 五佛冠摘下 紫羅衣脫下來 交與萬佛殿總管看守 隨陞坐黃燈回寢宮去 于良一會這光景 便知是當今天子再看那總管 把三寶收拾起來 隔了萬佛殿門 隨也到自己館寢處去休息 于良見無人 遂由房上下來 進萬佛殿 打開神櫥 把三寶取出來 揹在身上 一回頭 因見佛經案上

有文房四寶 便提筆寫了三首詩句 壓在硯台底下 忙出萬佛殿 仍把隔扇帶好 隨越出禁城 徑奔國舅府來 到國舅府之時天已大亮 因為國舅尚未起來 遂自睡了一覺兒 直睡到巳正 方才醒來 一問國舅 在內書房用膳了 便忙盥漱完畢 乘至內書房 叫僮兒回稟 要求見國舅爺 僮兒給回了 馬鵬一聽于良要見 便知有事 遂命僮兒叫他進來 僮兒答應 轉身出來告訴于良 說國舅爺有請 于良便忙進來 見國舅行禮 馬鵬命他坐下 隨問有什麼事嗎 于良笑道 我來回覆國舅爺 昨夜晚間 我斗胆作了一件事 馬鵬一聽 遂道 嘔什麼事呢 于良笑道 昨夜晚間 我夜入寢宮 盜出三種寶物來 您請看可有用處嗎 說着 把包裹解下 雙手遞與國舅 馬鵬一聽 慌忙把包裹接過來 打開一看 認得是萬歲最心愛的三寶 五佛冠 紫羅衣 紫金鈴 因不覺慌了道 哎呀 這個寶貝盜不得 這是萬歲最心愛的 日日要穿用的東西 你把那銀盜出來 豈不麻煩嗎 于良笑道 我要不知道這麻煩 還不盜他呢 馬鵬一怔道 這話怎麼講 于良笑道 您冤家對頭不就是馬德昌嗎 有那三件東西爲要打算害他不費吹灰之力 馬鵬愕然道 這三件東西怎麼能害他呢 我真不明白 你快些痛快說了吧 于良笑道 這三件東西附帶要 今天夜裏暗暗的遣人給馬德昌送去了 萬歲既然天天穿用 今天一定要發覺 明天早朝 您就可去參奏馬德昌衙內藏聚匪人萬歲都在盛怒之下 一定要拿問馬德昌 您儘可主張到德衙內去搜 您想還有個搜不出來嗎 只要這三寶在德衙門裏搜出來 不但馬德昌 就連八義也都活不了 到了那個時候 寇相爺雖然深得聖上寵信 恐怕也不能爲力了 國舅聽了 不禁大喜道 這可無上妙計 若能成功 就算拔去我眼中釘肉中刺了 您真是幹材 來來

來 你我一同用飯吧 于良忙道 不不 您先用吧 我還不餓 國舅道 這三寶扣暫由你保存 琢磨誰去開封府裁贓恰當 早早吩咐好了 大家都好有個預備 于良連聲答應 遂拿了三寶退出來 到自己屋裏 也沒跟衆人說 用飯休息 不必細表 趕到天黑 國舅因記掛着這件事 便傳話 在晚房擺了許多酒席 請衆英雄來 大家要痛飲一番 于良聽得國舅甚爲得意 便率帶羣賊够奔書房來 惟有邵清 邵洪 左金鏢何慶輔 戴明星 明戴亮不肯跟他們同來 國舅也知道他們幾個入 跟于良他們身分不同 也不便相強 遂命羣賊坐下 因問于良 盜三寶的事 可曾對大家說了嗎 于良忙回道 沒有 此時再說也還遲 說着 遂把昨夜潛入寢宮 盜取三寶的經過說了一遍 衆人聽了 都暗暗佩服 于良又道 我盜三寶的用意 乃是要謀害馬德昌 就是利用誣盜裁贓之法 打算在今夜 使一本領高強之人 給馬德昌送了去 明日國舅爺好入朝參奏 但不知那位英雄願當此任 到開封府裁贓 事成之事 國舅爺自有重賞 一言未了 有人應聲道 有 弟子願往 于良一聽 忙注目觀看 却不是別個 正是自己 的大徒弟 雲中豹施丹 不由心中高興 暗說還是我們爺兒們 有這種差事 向不後人 想着 說此事關係重大 你要去可要多加小心 施丹點頭道 是 弟子理會得 國舅大喜道 好極了 今天這一席酒飯 算是預賀單等明日功成 咱再擴大慶賀一下 衆人大家喝酒 羣賊答應 遂入座開懷暢飲 施丹因爲有事 不敢多喝 只微用了一些 便叫從人上飯 先自吃飽 隨起身告辭 于良忙把三寶交給他 囑咐要格外留神 施丹答道 轉身要走 國舅道 且慢 來來來 待本爵親自敬你三盃酒 以壯行色 施丹忙謝道 謝謝國舅爺 小人不敬當 國舅早斟了一盃酒

站起來道：「但願你馬到成功。」我還要特敬你三大盃呢。施丹遂忙向前接過，一飲而盡。連着喝了三盃酒，遂謝過國舅，辭別衆人，轉身出廳，飛身上房，如飛而去。國舅見他去後，

遂笑道：「施善士爲人持重，胆大心細，此去一定能辦得好。我們不可不賀。」橫豎今天也是沒事，大家千萬不要拘禮，來個大醉方休。羣賊便猜拳行令，開懷暢飲起來。正喝得高興，

忽見從人慌張張的進來，道：「回稟國舅爺，莊外現有寇相爺前來求見，說有要緊的事，跟您相商。」馬鵬一怔，遂道：「寇相這個時候幹麼來，一定沒有好事。千萬不要教他進莊，這

句話尙未說完，又有一個從人進來稟道：「寇相爺來拜，已在府門前下轎了。」馬鵬一怔道：「怎麼這樣快，剛說在莊外，怎麼這一點兒功夫，就到府門前了？是誰把他放進莊來的？怎麼也不通知我個話兒，便擅自開莊門，快去告訴他吧。」就提我沒在府，今天一早就進城了。

從人答應，轉身將要走，于良忙站起來道：「國舅且慢，寇相此來，一定有事。據我看，不如把他請進來，看他究竟爲了何事。我們也好有個防備，要這樣把他謝絕回去，我們不知他的來意，豈不悶人嗎？但不知國舅意下如何。」馬鵬想了想，隨皺皺眉道：「你不知道，那

個老頭兒我實在怕他，連當今萬歲都懼他三分。」于良道：「賄也不惹他呀，就看看他究竟有什麼事。」馬鵬點點頭，隨向從人道：「他帶了多少人？」從人道：「只八名衛士，兩名書僮，其餘的就是轎夫了。」馬鵬點點頭道：「好，我去迎接他。」于義士你們迴避迴避吧。」于良道：「今

天我倒要看看這位寇相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大家何至這樣怕他？」馬鵬聽，遂道：「你要看他，最好藏在這夾壁牆裏，也可以給我助一助胆子。」于良點頭道：「好，那末我們埋伏在夾壁牆裏，您總不至怕他了吧。」遂轉身來至八仙桌前，一按機關，牆上挂的挑山，自動

捲起來 霧出小門 于良又一按機關 門兒開了 叫羣賊都進去 自己也跟着進去 被機關盡兒落下 在條案下有許多氣孔 從氣孔往外看 都 得很清楚 國舅忙吩咐從人等 把殘席撤下去 隨整了整衣冠迎出府來 只見寇相爺並未下轎 有一個書童正站在門前問相爺問了 怎麼國舅還沒出來 倒是在府沒有 馬鵬連忙答道 在在了 有勞相爺受等 說着 來至轎前 躬身一揖 口稱老師在上 門生接待來遲 望祈恕罪 寇相爺一見是馬鵬 忙笑還 豈敢 本閣來得魯莽 貴人海涵 說着 躬身下轎 馬鵬忙向前揜扶寇相就便挽了他的手笑道 今日無事特來找我貴人暢談一會 你不嫌我討厭嗎 馬鵬忙道老師說的那裏話 弟子自應恭聆教言 這裏不是講話之所 你裏邊請吧 寇相爺點頭說道 你揜着我點兒 馬鵬答應 遂揜扶着寇相爺往裏走 姜玉龍白平與八名衛士 在後緊緊相隨 進頭門 越過數重院子 來到待客廳 讓相爺高坐在上面 自己主位相陪 兩個書童在相爺左右一邊兒一個 貼身站着八名衛士 站在背後 一個雌雄剎氣昂々 顯着非常威風 馬鵬讓相爺坐定之後 從人獻上茶來 茶罷 馬鵬抱了抱拳笑問相爺道 老師 晝夜至此 但不知有何教誨 望祈示知 寇相爺用手一指 咳 被你猜着我的心事了 實不相瞞 我這事不能深更半夜說來 我有一事 要求貴人給我爲力 馬鵬忙道老師 說的那裏話來 你我師生之情 還有什麼說的 有什麼事 你只管吩咐 只要能費弟子一定要遵命 寇相爺點頭笑道 好極了 老夫今年已八旬有七 也花了 耳也聾了 論情理早就該退休了 無如萬歲爺總不肯放 數次告老 萬歲爺只是准假休息 仍是不肯放我 請想 我這慶大爺年紀 已是風燭殘年 有今日沒有明日的人了 難道真教我

這一把老尸骨扔在外頭嗎 求你進宮 順便跟娘娘說 求他老人家在萬歲面前說個人情
准我告老還家 使我安歸故里 享幾日天倫之樂 我就是死了 也要感你的恩 這件事你
說可以辦到嗎 馬鵬一聽他要告老回家 正好去一個硬敵手 心裏自是樂意 可是不能驟
然答應 因笑道 不怨萬歲不肯放你去 實在因為朝中無人 一切非你不行 再說你雖然
是年紀高邁 可是萬歲曾恩賜你上殿不參 下殿不辭 並賜你坐位 我看也不見得怎麼累
還望你以人民為念 打消辭意 再治理幾年吧 寇相爺搖頭道 我倒是願意 可是
事實上已不可能 關係我個人的事小 還恐怕就誤公家大事 還是求貴人受累 替求求
情的好 馬鵬聽了 方才點點頭道 也難說 古稀之年 還要陪王伴駕 實在是不易 既
這麼着 我就替你說一聲 可是成與不成 我可不担保 寇相爺忙道 成成 只要你說
是准成 我這對謝貴人吧 說着 拱了拱手 馬鵬忙站起来還禮道 你太客氣了 你我師
生之情 何必如此呢 寇相爺道 慢 你替我受累 我當然要謝 馬鵬道 豈不折受弟子
嗎 來人哪 看茶 要按官場的規矩 看茶就是送客 寇相爺明白他是催自己走 遂故意
擺擺手道 不必倒茶 我要走了 說着 要往起站 馬鵬當然要挽留一下兒道 你何必忙
輕易不到舍下來 何妨多坐一會兒 寇相爺笑道 我倒是很想跟你談一談 可是你不知
我的毛病 上年紀的人沒有出息 坐定了就想吃酒 請想 朋友家中 那能這麼隨便 所
以無論到那兒 都坐不住 稍微談兩句話就得走 馬鵬忙道 朋友之家固然不能隨便 可
是弟子的家 不跟您自己家一樣嗎 酒也很現成 您何妨喝兩盃再走吧 寇相爺聽了笑還
你既這麼說 我倒不能走了 倒像我見外似的 好好好 我就擾你幾盃 馬鵬一聲 這

個老頭兒可好 趁步打腿 可是既然說出 也說不出不算來 只得吩咐從人看酒伺候 從

人忙答應 功夫不大 把酒菜端了來 馬鵬忙讓相爺上坐 自己在主位相陪 師生二人飲

酒閒談 寇相便東拉西扯 這個也說說 那個也道道 聽的馬鵬心裏很不耐煩 以爲他喝

幾盃就完了 誰知他的酒量很大 喝起來沒完 後來竟漸漸有些醉意了 馬鵬心裡越發的

膩煩 後悔不該答應他喝酒 倘若醉在這裏豈不麻煩 可是又不能勸他別喝 正在爲難

忽聽後面隱隱似有殺聲 不由心下一驚 忙站起來往外便走 寇相爺忙拉住他的衣袖道

你別走 我有話說 馬鵬道 有話回來講吧 我先告告便 寇相爺搖頭道 要走動回頭陪

備人一塊兒 你是我的徒弟 無論什麼事 當然也得陪着我 馬鵬無奈 只得坐下道 什

麼話你說吧 姜玉龍聽得後面殺聲 便知後面已動了手 因向白平使了個眼色 教他保護

寇相爺 白平會意 向他點點頭 姜玉龍便慢慢的躍出來 想到後邊兒去看看 誰知將一

出大廳 就見房上有人向他招手兒 忙留神看時 却是神鞭鎮山東馬殿元 再細看 不止

他一位 四面房上都有人 却是左奎 寶玉 邱玉龍 原來八義自寇相爺去後 便也率同

羣雄奔國舅府來 走了不遠 阮英便道 諸位叔伯父 哥哥弟弟 咱們別這裏走了 這

樣目標太大 容易被人看見 最好是單着走 反正咱們都吩咐派好啦 誰是破樓的 誰是打

仗的 誰是接應的 自己還不知道嗎 除去打外圍子預備拿人的別動 其餘他三路人都可

以隨便自己走自己的 到聚寶樓前再會齊 衆人以爲對 便三五成羣 也有單走的 都如

飛奔國舅府去 阮英一看 三手將殿龍 率同玉面金鋼馬通 粉面金鋼馬俊 賽英布薛桐美

神電羅漢上官達 忠孝二郎韓冲 野飛仙長韓美 自在逍遙俠殿陽保林 連雷順 唐鐵

牛 共是十個人 是派好打外圍子拿人的 一個個都是精神抖擻 阮英不由笑道 要看諸位叔伯父這般精神 這羣賊一個也跑不了 可是你們也得分派分派呀 殿龍笑道 你的外號叫巧中智取 見地總比人高出一籌 你分派吧 我們聽你的 阮英道 我也不客氣 如果分派的不對 咱再商量 你們這一共是十個人 可分爲四路 兩人爲一路守住四方 馬氏昆仲 你們二位守住東方 東邊這一面由你們哥倆負責 如果有人由東面跑了 便是你們的責任 馬俊馬通點頭道 東面就交給我們吧 阮英道 韓氏昆仲 你們二位守住國舅府南面 如果有人從南面走 由你們二位負責 韓冲韓美道 好 我們負責南方 阮英道 上官殿陽二位老前輩 你們都是複姓 應該在一路上 把住西方 如有賊由西面跑了 拿你們二位是問 殿大叔薛大叔 來們二位守住北方 殿龍點頭笑道 分派的很好 可是這還剩下兩呢 阮英笑道 他們兩人另有任用 雷順的腿快 圍着龍宅子轉 各處報信 唐鐵牛沒有高來高去的能耐 教他把守護莊橋 殿龍一聽 遂點頭道 很好 那麼我們先走了 阮英說道 好 各保汛地去吧 殿龍等點頭 分頭向四處去了 阮英帶着唐奇雷順乃往前走 趕離莊不遠 忽見牆上下來一人 過護莊橋奔這邊兒走來 阮英細看不認得 料必是府中賊匪 遂向雷順道 你們藏往樹林裏 待我戲耍戲耍他 說着 便低身迎過來 從一棵大樹後轉出來 厲聲高喝 有金銀財寶給我留下 放你過去 如若不然 我可要你說命 看官 你道來者是誰 原來正是那雲中豹施丹 他奉令到開封府裁贓 本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誰知將一過護莊橋 忽見由一棵大樹後轉出一人 口中高喝 要買路金銀 施丹一看 這倒不錯 跑我這家門口劫來了 想着 忙注目觀看 只見是個小孩兒 不

禁笑道：「原來是個小娃娃，這麼點兒歲數就不學好。」阮英喝道：「少說廢話，快拿錢來。」再要遲延，「我可要動手要你的命了。」施丹聽了，不禁勃然大怒，遂喝道：「好小子，合算說好說歹你全不懂啊，那可休願我意狠心毒，你就拿命來吧。」說着，回手把鋼刀掣出，飛步而來。照定阮英胸膛揮刀就刺，阮英不慌不忙，見刀到，往旁邊一閃身，用左手筆一挂他的單刀。右手筆照定他的面門便點，施丹見來得疾，忙撤步抽身。阮英却跟勢往裏一縱步，雙筆走二龍吐鬚，縱起來扎賊人的二目。施丹忙往旁邊一閃，阮英也跟勢一轉，二人滴溜溜一轉身，再盤招動手，兩個人就訂在一處。施丹一看，這個小孩兒真不含乎，一對雙筆上下翻飛，左右盤旋，竟把自己圍住，不由心中暗想：「照這樣要是戰長了，我就許吃了虧。」唉，我辦事要緊，何必戀戰，不如乾脆走吧。想着，便虛點一招，縱出圈外，伏身便逃。阮英一見，遂收住身勢，也不追趕，却笑道：「小子你別兒跑哇，讓你先跑出三里地，我也不用撒鷹放犬，一手就把你抓回來。」施丹一聽，好小子，罵人不帶髒字兒，無論說什麼，反正我不跟你打。思過之間，已來到薜片樹林，劫聽得樹林裏一聲斷喝，真箇半空中打個霹靂，相似。說道：「有金銀財寶，給我留下放你過去。」如若不然，我可要你性命。施丹一聽，這是怎麼了。今天那來的這麼些劫道的。想着，便站住身留神觀看。只見由樹林裏走出個大個兒，身高足有七尺，面如鐵鏡，五官清奇，穿黃挂皂，手持一條大鐵棍，真是威風凜凜，像貌堂堂。因忙回頭看了看阮英，隨用刀指，厲聲喝道：「小輩，休得逞強，報名受死。」黑漢笑道：「小子，真我爺，我識你，你還活做什麼勁兒，告訴你們小子，有名的唐奇唐鐵牛就是我。」施丹一聽不禁慌了道：「嘔，你就唐鐵牛。」好小子，休走。

接刀 說着 飛身縱過來 擺刀直劈 唐鐵牛見他刀到 並不閃避 因笑道 小子你說來就來呀 今天我教你砍一下兒 倒要看看你的刀結實 還是我的腦袋結實 說着 梗着脖子 一手指着面門 讓賊人剜 施丹一看 這小子一定有橫練的功夫 別管怎麼着 我先給你一下兒 想着 便用足十分力量 惡狠狠的劈下來 焉想到唐鐵牛這用的是壞招兒 見刀到近前 驀的往旁邊一閃 一抬手門天鐵棍往上一擡 就聽噹的一聲 磕個正着 賊人一甩手 嗖的刀飛出有兩丈多遠 不禁大驚 忙轉身逃走 唐鐵牛趁力甩手一棍 照他的腰際打來 說道 你躺下吧小子 澎的一聲打個正着 賊人忍不住哎呦一聲 撲身跌倒 唐鐵牛跟步往前一縱 用大鐵棍把賊人的腰眼兒點住 大喊道 捉住了 阮英笑道 還是兄弟你 一照面兒就把他拿住 我可得稟知寇相爺 你這算是首功 說着 伏身走過來 按住賊人要捆 却見他身上措着一個包袱 阮英心中一動 忙把包袱解下來 打開一看 露出黃雲緞子的幅子 阮英一看 便知是大內的東西 不禁又驚又喜 遂道 還別鬧着玩 你這還真是奇功一件 正在說着 雷順由樹林裡走出來道 怎麼呢 阮英道 不用問 你幫個忙把他捆上 說着 仍舊把包袱裏好 措在自己身上 雷順不知是什麼事 只得把賊人按住 解下他的帶子 把他捆了 阮英說 鐵牛兄弟 鐵牛道 哎 怎麼着兄弟 阮英道 現任你的差事地兒到了 鐵牛道 亦是差事地兒 阮英用手一指道 你看見那個橋了沒有 那是賊人出入必經之地 你那兒也不用去 在那裏一把 來一個拿一個 來十個拿五雙 我們把賊全肅到你這兒來 誰教你立功 你看好不好 鐵牛道 好 你們就往這兒肅吧 一個也跑不了 阮英點頭道 好極了 你到那個橋口上把着去吧 鐵牛點頭

便奔護莊橋走去。玩英又叫雷大哥，你受累抗着他，咱把他交代一個地方。雷順點頭，遂把施丹抗起來。阮英在前引路，回奔涼亭來。這時五營節度使卞撫達，已去指揮本部人馬。

圍困國舅府。涼亭上只有馬大人，有楊凱楊俊，帶領差役保護着，靜待消息。一見阮英

雷順捉了個賊來，遂問道：消息如何？這賊人是誰？阮英忙行禮道：他們剛進府，重要的

消息還沒有，可是我却得了一件好東西，特來給大人道喜。馬大人道：哦，什麼好東西？

阮英道：大人請觀看，說着，由身上把包袱解下來，雙手呈與大人。馬大人忙接過來，打

開看了看，只見裏面是用黃雲緞子錦幅裹着，上綉着五爪金龍，便知是大內之物，怕把黃

雲緞子錦幅打開，裏面是黃杉木的小匣兒，四角鑲着赤金雲頭，當中嵌着五福捧壽。馬大

人忙打開錦匣再看，只見裏面放着爺家的鎮宮之寶，萬佛紫羅衣，每尊佛的題目，都是用是

珍珠鑲的，真是霞光萬道，耀眼難睜。馬大人見寶如見君，忙轉身過來，屈膝跪倒，三呼

萬歲，叩首已畢，隨照舊把國寶裹好，交與楊凱楊俊，好好看守。隨問阮英：國寶是那裏

得來的？阮英把捉賊得寶，事說了一遍。馬大人一聽，忙傳話，把那賊帶上月。雷順答應

着，忙把他挾上亭子，往當地一扔。大人注目一看，只見這賊人，年在三十多歲，黑紫的

臉膛兒，兩道粗眉，一雙圓眼，獅子鼻子，吊角咀，一口的黃板牙，絹帕罩額，一身青衣

裳，一望便知不是善類。遂問道：你和何名？這包袱是那裏來的？賊人回道：我姓施，我

名字叫施丹，現在國舅府充當教習，這包袱東西，乃是國舅給我的，命我送交娘娘千歲的。

馬大人喝道：胡說，你如何見得娘娘千歲？還不實說，難道要皮肉受苦嗎？阮英道：朋友

你說實話吧，俗話說得好，人心似鐵，官法如爐，這時不招，一用嚴刑拷問，你也得說

實話 何必放皮肉受苦呢 妖人聽了 阮英道 才名
阮英 施丹一聽 遂道 哦 猴子阮英就是你嗎 阮英笑道 不錯正是在下 施丹遂點頭
道 完了 今天我算認了 阮英道 你拿了國寶究竟作什麼去 還不說實話嗎 施丹道
實對你們說了吧 我是奉了國舅之命 到開封府衙去裁職 明日早朝好參害馬大人 馬大
人一聽 不禁勃然大怒道 好馬鳴 我與你有何仇恨 竟施此毒計 楊凱楊俊 楊凱楊俊
忙向前說道 伺候大人 馬大人吩咐道 你把此賊帶在一旁 好好看守 待破了聚寶樓再
行發落 楊凱楊俊答應 遂把施丹挾下亭來 交與夥計們看守 馬大人遂向阮英道 小義
士你快破樓去吧 如有好消息 可以快些來報告我一聲兒 我也好喜歡喜歡 阮英答應
便辭了大人 率同雷順復又奔國舅府來 到護莊橋 遠遠就見唐鐵牛手持大鐵棍 在橋口
上站着 木雕泥塑一般 一動也不動 因笑道 鐵牛兄弟 這個橋可交給你了 你可千萬
別睡覺哇 鐵牛道 不睡覺 站着還能睡覺嗎 你把那小子弄到那裏去了 阮英道 不用
問 你把好了橋吧 跑了賊要拿你是問 鐵牛點頭道 行 你就別管啦 阮英遂同雷順復
了護莊橋 抬頭看莊牆上無人 遂把飛抓掏出來 搭在莊牆之上 二人順繩兒上來 阮英
悄悄的向雷順道 雷大哥 最好你就圍着莊牆轉 無論那裏有什麼動靜都可以看見了 最
好是別歇閑 今自惟有你的差事果 沒別的 你多偏勞吧 誰教是咱們爺兒們的事呢 雷
順笑道 你放心 我決不能賽唐鐵牛似的 沒有心肝 你不用囑咐 絕不會誤事 你快幹
你的去吧 阮英一笑 便別了雷順 徑奔國舅府來 他本是輕車熟路 一直來到後花園
只見還未動手 已四面八方把聚寶樓圍上 八義等却齊集聚寶樓前 正商議要進聚寶樓

見阮英來了，遂問道：「你作什麼去了？」阮英道：「我各處繞了個灣兒，咱們人都齊了。」宋大爺道：「都齊了？」阮英道：「都齊了，怎麼還不破樓？」宋大爺道：「現在我們正奇怪一件事，你來猜一猜，是什麼意思？」阮英道：「什麼事可怪？」宋大爺道：「往日咱們來了，干自邵清他們這羣賊必然聞訊趕來，今天怎麼一個也沒見呢？」阮英聽了，不由心中一動，遂道：「您提這箇，我想起一件事來。」寇相爺那兒派人去保護了沒有？」大爺道：「還派什麼人，不是有玉龍白平跟着了。」阮英道：「他們二人那行，今天寇相爺來，這羣賊一定要驚心的，必然都到前邊看寇相爺去了。」當然這裏見不着賊人，咱們還得趕快去，不然怕這羣賊弄出別的事來。」寇相爺可就危險了。」宋大爺一聽，心想很對，不覺慌了道：「好好，待我前去。」阮英擺擺手道：「用不着您去，我來派將吧。」馬大爺、邱大叔、左爺、寶爺，你們四位跟我走，到前邊兒看看去。」宋老伯父、術跟我六叔，破你們的聚寶樓，外邊的事都老全別管，四位老前輩，你們跟我走哇。」馬殿元點頭，便率同左魁、寶玉、邱玉龍，跟了阮英去了。這時鼓已三更，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集分解。